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周禮卷之六



姜兆錫輯義

春官宗伯序職下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此序大司樂中大夫二人之職也成均五

帝學名周立以為太學易氏謂成其行之虧均其習之偏故名也合聚也王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焉是也樂祖尊之也瞽宗殷學名周立以為小學祭之者示不忘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

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祇音支興道並去聲大音泰卷音權磬韶同○樂德樂之本也祇敬

庸常也樂語樂之詞也託物興事曰興言古剴今曰道微言寓意曰諷詠言達情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也樂舞樂之容也雲門大卷大咸諸義不一註曰雲門大卷黃帝樂名言德如雲出能畜族類也大咸堯樂名言德無不施也大磬舜樂名言德紹乎前也

大夏禹樂名言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名言德能救護民也。大武武王樂名言德能成武功也。陳氏樂書曰：莊周嘗謂黃帝之咸池又謂黃帝張咸池於洞庭之野。呂氏春秋漢志白虎通皆謂黃帝作咸池則大咸爲黃帝之樂。註溺於世次耳。玉海曰：樂記大章章之也。註堯樂名。周禮闕文或作大卷也。此以上專言其造士也。○疏曰：此大司樂所教六舞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二十舞大夏卽此六舞也。特稱大夏者鄭氏謂其樂爲文武之中也。保氏亦教之六舞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也。薛氏圖曰：周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也。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二代夏商之後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以下是也。周人旣法其法故兼用其樂也。伊川程子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爲學自入小學以至大學有絃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入矣。東萊呂氏曰：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不同卽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教國之子弟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人心却不是徒設一箇官司也。秦漢以來誤作官司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蓋學校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可領學者所當深思也。愚按樂德之教與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殊者此蓋指樂而言也。中和祇庸卽師氏所謂至德而孝友卽孝德也不言敏德者進德以敏至成於樂

足言矣。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之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風

而敏不足言矣。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說悅同。○此以下備言其事，神感物及凡

禮職之屬而先總言之也。黃鐘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也。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六陰律也。陰律謂之呂。又謂之同者，陽倡陰和，若同侶也。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為八音，雲門至大武為六舞。大合樂者，承數者而極言聲容之備也。鬼神示言其格幽，邦國以下言其理明，上而邦國，下而萬民，皆內治之驗，尊而賓客，卑而遠人，皆外治之驗。動物則由人以及乎物也。○註曰：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疏曰：大合樂，即上六舞，待一代作訖，乃更作之。據薦腥之後，正祭之時而言也。下文天地人可得而禮，據祭初下神而退在後者，以下神之樂用一代，此用六代事重，故進在上也。下文分樂而序之，皆用一代之樂，而與三禮下神相隔者，恐其相亂，且使一變至六變，與分用六樂之序相次也。愚按：大合樂之義，見月令季春，所謂擇日大合樂是也。前此孟春，止命樂正習舞，仲春，止命習樂，大胥亦止春合舞，秋合聲而已，皆不謂之大合樂。惟季春謂之大合樂者，即此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之謂也。以本職言之，上節但以樂舞教國子，即樂語亦歌之意耳，故必如本節所稱，乃謂之大合樂。若但

指上六舞而已。乃所謂習舞合舞。非所謂習樂合聲。而本職凡言律呂聲音之屬。亦贅矣。蓋大合樂自為一禮。月令鄭註謂季春合樂。以助宣陽化也。其禮今亡。馬氏謂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於季春。則中聲之所止也。下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註謂為季春大合樂。習之也。是也。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此則大合樂。乃習樂之大禮。而下文則本此所習者。用以祭享祀。故以乃分樂。乃奏之屬。遞承之。而因以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總束之。爾而疏。乃謂大合樂為正祭之合用。六代其下。乃降神之分用。一代也。夫大合樂必合六舞。而合舞不得為大合樂。正祭必大合樂。而大合樂非止用於祭。若此節。單指六舞。泥正祭言之。雖疏家展轉遷就。終失大合樂之本禮。及各乃字。上下相承之義。况本節致鬼神而外。繫言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之屬。而下文乃指言祭享祀。其不得以正祭與降神牽為一事。又明矣。蓋此節合言聲容之備。下二節言奏言歌言文言播。皆所謂聲言舞。乃所謂容。故王氏釋分樂之義。遞言分律。分同分舞。而不止以六舞為分合也。攷禮者詳之。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二節承上文言樂之六律。六同。六舞。而即凡

自黃鐘至無射。分同自大呂至應鐘。分舞自雲門至大武。而序次之也。下以祀祭享為言者。自外以至內。此以祭享祀為言者。自下

上至。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鐘舞鳳

以至也。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

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

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

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奏言聲，歌言歌，舞言容也。歌與奏相

也。大蔟屬寅，應鐘屬亥，寅與亥合也。六律以左旋為序，六同以右

轉為序，餘並放此。函鐘，即林鐘，小呂，即仲呂，天神謂凡祭上帝之

屬地示，謂凡祭后土之屬，四望謂日月星辰之屬，山川謂山嶽川

澤之屬，先妣，先祖之次，未詳，註謂姜嫄及后稷也。○薛平仲曰：周

用六樂分祭，配十二調，一樂用二調，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

也。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也。庭奏常以陽聲為調，升歌常以陰呂

為聲。陳氏禮書曰：四望舊以嶽瀆為主，今攷周禮於四望皆言祀

攷也愚按本文四望言祀不言祭則四望專屬天神大宗伯五嶽
 言祭不言祀則五嶽專屬地示鄭氏以嶽瀆釋四望其誤不待辯
 矣陳氏謂望兼上下之神此即公羊方望無所不通之義較鄭氏
 為近但其意雖以日月星辰為主而猶旁及於嶽瀆亦不免混夫
 仁專言則包四者而偏言則一事也諸家訓望為嶽瀆者或以虞
 書望於山川而為之詞殊不知散文則山川亦可稱望若四望與
 山川為對文則天神與地示不可混也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
 而又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者四望即日月星辰之屬但祀為常
 禮旅為變禮故異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承上文言五聲八音也學者詳之

音也不言分者六樂必調五聲以文之而五聲必被八器以揚之
 不能相無也但律呂分則聲音之清濁高下見而分之之意具矣
 餘詳

大師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

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羸裸同○變之言更樂一成則更奏

而舞一成亦更舞也致者樂奏於此機應於彼也羽物毛物謂鳥
 獸羸物介物鱗物謂蟲魚皆效動於地者也象物謂日月星辰乃

成象於天者也川澤以下備言五地之示天神約言五行之神凡
 皆易致者居先難致者居後不分言上六樂之屬者上六樂各有其變

成象於天者也。川澤以下，備言五地之示。天神約言五行之神。凡皆易致者居先，難致者居後，不分言六樂之屬者。六樂各有諸變也。此承上極言致鬼神而作動物之驗，而和邦國之屬不待言矣。○註曰：凡動物之敏疾者，地示之高下甚者，皆易致也。羽物飛且走，蛤蟹走則遲矣。川澤有孔竅者，故易致土示，乃平原也。故難致。平仲王氏曰：象物日月星之屬在天而成象者也。而註以四靈為象物。夫麟鳳龜龍雖謂之四靈，然不離羽鱗毛介也。何獨為象物乎？又曰：夔頌舜樂，庶尹允諧，先以百獸率舞。大司樂以六樂致天神地示，先以羽羸鱗毛介象。聖人作樂，必徵之異類，何也？天地鬼神之情狀，不可得而見也。太和之氣，至不易感者，而亦致焉。則天地格神鬼，享可見矣。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此以下又承上文言樂舞之屬，致鬼神示之驗，而即大祭

之分用以降神者，極形之也。圜鐘，即夾鐘，屬卯。正東方之律，祀天神以爲宮者，取帝出乎震之義。黃鐘以下，註謂黃鐘屬子。大簇屬寅。姑洗屬辰。三者陽律相繼也。鼓八面，曰雷縣之曰鼓，有柄曰鼗。名雷者，象聲之發也。孤竹，竹特生者，取數之奇也。雲和，山名，見氣

之舒也。雲門象陽之出也。冬至陽之始。圜丘天之形也。自子丑至巳為陽。自午未至亥為陰。陽止少陰之申。陰止少陽之寅。圜鐘屬卯。自卯至申。其數六。六變者。圜鐘之數也。上文言變。自一至六。此連言六變。以及八變九變。而獨不及七變者。凡因律數而已。禮猶禮天地四方之禮。先分樂以致之。然後禮以玉而合樂祭之也。○信齋楊氏曰。按周禮大司樂職。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圜丘為禘禮。記祭法篇。禘祖宗三條。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註皆指為祀天。大傳篇。禮不王不禘。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大事始禘。其高祖而已。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為祀感生帝。竊疑康成號博洽。而三章同歸於誤。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鬯。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冬至祀天於圜丘。以鬯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夫祭法與大傳之禘一也。而強析之。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帝。鬯配與稷配為兩事。隨意穿鑿。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與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配天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理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

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上帝為兩等。至隋唐之際。一祀

不惟三章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月煙
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二祀
並行。唐杜佑作通典。亦並列而爲二矣。幸王肅諸儒爭於前。趙伯
循與近世大儒正於後。而周公制作之意復見。不然終晦而不明
矣。浚儀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
冬至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
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
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以爲未盡。故季秋有大享帝
之禮。天卽帝也。郊稱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祀稷
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稱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文王親也。
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
禮而明堂者周制也。林氏曰。郊祀報本反始。配以稷。明堂大享報
成。配以文王。天言兆朕。帝言主宰。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
其類也。故周人歲祭天者四。郊於冬至。明堂於季秋。祈穀於孟春。
大雩於龍見。是也。歲祭五帝者五。周禮所謂祀五帝亦如之。是也。
若有故而旅告。則不在此數矣。愚按楊氏辨圜丘之非禘也。蓋詳
然非楊氏之私言也。家語云。凡四代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
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楊氏所云。先聖有明徵也。家語又
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凡樂函鐘爲宮。大簇爲角。
其廟皆不毀。則并祖宗之祭名亦定矣。

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

夏曰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函鐘屬未西南方之律祭地示以為宮者取致養於坤之義大族

以下註謂大族寅姑洗辰南宮酉三者律呂相生也鼓六面曰靈

名靈者著地之德也孫竹竹方生者象陰之小也空桑山名明陰

之乏也咸池明陰之聚也夏至陰之始方澤地之形也函鐘屬未

自未至寅其數八八變者函鐘之數也天神在上故曰降地示在

下故曰出○陳氏襄曰祀天必以冬日至者以陽氣來復於上天

之始也宮用夾鐘而謂之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地必以夏

日至者以陰氣潛萌平下地之始也宮用林鐘而謂之函鐘者取

其容以象地也漢元始中奸臣妄附周官大合樂之說謂天地當

合祭平帝從之禮之失自此始由漢及唐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

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睿宗四帝而已信齋楊氏曰大司樂咸

池以祭地示鄭註謂祭於北郊及社稷也及註曲禮天子祭天地

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之屬乃又謂地神有二祭崑崙

之神於方澤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夫北郊即方澤也析一事

為二信緯書而牽聖經以文之甚矣其惑也又曰古者祭天地有

正祭有告祭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所謂正祭也其

祭與其時其位如此非若因事告祭者比而後之人主常以祀地

為難則諸儒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地

祭與其時其位如此非若因事告祭者比而後之人主常以祀地
爲難則諸儒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地
之服經無明文鄭註亦未及也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
服大裘可知夫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攷豈有夏至陽極之
月而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不
問寒暑必服大裘而比郊遂爲不可行之禮至本朝元祐中議比
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
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是也有誤援虞書卽位周書伐紂告祭之禮
以証正祭者若蘇軾是也因一時謬誤而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
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之心一也
告祭不拘時位則正祭奚拘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
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
居周禮豈欺我哉貴與馬氏曰按比郊之議始於元豐初至六年
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紹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
地而於方澤蓋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其四十二年凡十一郊
惟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祀方澤而已其
餘六郊則祀遂廢矣夫本以合祭爲非禮分祭爲禮至議不決則
廢親祀而權以上公攝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廢禮也
諸臣所以不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縟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懼
費然禮文乃百王之大典而賞賚乃五季之敝政遂使廢而不與

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鐘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
言之。且如以大呂爲角。則應南呂爲宮。大蕤爲徵。則應林鐘爲宮。
應鐘爲羽。則應大蕤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註說率也。又問周
禮祭天地人。何以無商聲。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聲。但無
商調耳。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非事鬼神所宜也。三禮義宗曰。樂九
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六終。終成也。疏曰。一變至九
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再成。又至第四爲三成。從北向南。次
第亦然。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

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師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

他皆如祭祀。凡用樂之事而言。大祭祀卽圜丘方澤及宗廟之屬。縣懸同。令平聲。下同。○凡樂事統下文祭饗射師膳。

也。宿縣者。祭之前夕。列鐘磬於筓簾也。展之言省。叩聲而知其和

否也。出入謂廟門。三夏皆樂章名。詳見鐘師。帥者率往舞之所也。

祀五帝與禘先祖及禮諸侯皆名大饗。此謂饗諸侯也。不入牲謂

殺牲於廟門外而不奏昭夏以入也。其他如宿縣及王出入賓出

入帥國子舞之類。饗與祭一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

類饗與祭一也。

冀之霍大傀異哉謂非常之變若星辰崩墜土地震裂之類大憂如曲禮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去者屏而不入猶萬入去籥之去其樂猶縣也弛則解而不張矣蓋日月以下事較大而大札以下情較切也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

聲慢聲為失和也○平仲王氏曰禁者所以向中和也淫則不正過則不中凶則不嘉慢則不肅顏子問為邦孔子令放之

者此也 大喪涖廡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廡許金反○廡者陳明器之名義詳天官司喪

在樂器則檀弓所謂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之類也涖廡若藏謂涖笙師搏師之屬○明齋王氏曰大司樂一官語多不可

曉後人用以疑周禮或又以為後人竄入此篇按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公因以其所習大司

樂一篇獻之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竒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瑟臣導引無

所服餌至成帝時周禮始顯其大司樂一官即竇公所獻則此篇為周禮經文非後人竄入無疑而此文自魏文侯時已習之則周

禮為周公之書亦其一証也但其律呂度數神化感通後人未嘗肄習豈可妄測且孔子定禮樂樂書自為一經此篇在周禮正如

醫經之醫師龜經之卜人易經之筮人非其全也執此議樂猶執醫師卜人筮人諸篇而遂欲通乎醫卜與易道也可乎夫聲樂之

感人最深。聖王修道立教，移風易俗，莫妙於此。自樂經散亡，遂為後世大缺。有神人能通其理，以紹絕學者，愚日以俟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

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帔音拂。○此序樂師下大夫四人及士二十

以下六舞而言也。帔舞，析綵繒為之。羽舞，析翟羽為之。皇舞，秉五

采羽以象鳳儀。旄舞，特羴牛尾以象獸舞。干舞，執干盾。人舞，舉袖

袂。此猶大司樂之教樂舞也。○陳氏樂書曰：古於大祭祀有備樂

必有備舞，但散而用之，則不備耳。如春秋有事於太廟，萬八舍簋

則宗廟兼用于戚與羽籥而先鄭謂宗廟以羽後鄭則謂以人。又

如大司樂舞咸池以祭地，而先鄭謂社稷不特帔舞。舞大夏以祭山川

則山川亦不特兵舞而先鄭止謂社稷以帔後鄭又謂山川以干

均之疎矣。咸池之類言章不言器，帔舞之類言器不言章，互備也。貴與馬氏曰：按正義以雲門大夏大濩大武為大舞，以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為小舞。今攷雲門以下舞之名也。

若帔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六代之舞，非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樂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此樂書所謂互相備也。愚按大司樂與樂師其舞自有大小之別，謂雲門以下六舞之外，非別有所謂大舞，則過矣。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

六舞不外六小舞之具而充之可也謂小舞之外非別有所謂大舞則過矣。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

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

薺音詞。容儀比於樂也。肆夏采薺皆逸詩。

名奏以為行趨之節。即所謂儀也。車見大馭環拜謂凡環列而拜者。作以鼓正以金其節也。此猶大司樂之教樂德樂語之意也。○

註曰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王出至堂而肆夏作。至路門

而采薺作。此謂步迎賓客也。王如車出則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

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大師於是奏樂是也。鄭諤曰承上文。教國子又教奏樂以為王行步之儀。在堂則賓尚遠。故行出則賓

已近。故趨也。王昭禹曰樂師所教。教作樂者也。行則緩緩欲直而

遂。故奏肆夏。趨則疾疾欲齊而肅。故奏采薺。黃氏曰四肢之於安

佚情也。動不以禮。無所不至。况於王天下視儀而動者乎。先王制

禮。視有旋聽有續。言有記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為之樂儀

以防之。使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鳴佩。鎗如左中角

徵。右中宮羽。非辟之心。無自入矣。其在五路。則步趨之節。責之大

馭車行而聞肆夏。由吾堂中。車趨而聞采薺。由吾門外。王之言動

造次無非禮者。蓋樂師所教。大馭所馭。與有力也。愚按諸儀多屬

之王。而郝氏謂之教國子者。以本職無教王之文。經文自蒙上國

子而言也。蓋國子將皆有從君協贊之責，而王世子之屬又貳君貞國者，此所以樂德樂語樂舞，既屬之大司樂以養之，而樂儀即屬之樂師以飭之與。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上文專言造士，此以下備言凡禮職之屬。

者亦猶大司樂凡樂事以下也。凡射，通謂大射、燕射之屬。大司樂於大射之王射，令奏騶虞以為節而已。其凡射，王侯大夫士之射節，則樂師備掌之也。騶虞以下，皆詩名。貍首，今亡。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序謂陳奏之次第，治謂事物之修飭，皆承射而言也。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

成則告備，詔來瞽，臯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

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令平聲，相去聲。○小事謂小祭祀之屬，以下文如祭之儀推之可見。

樂一變為一成，猶所謂告於樂正曰正歌備也。臯之言號也。學士即國子也。相謂相尸也。太祝職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此詔大祝來瞽，王使歌，又承其令號舞人使舞，且帥學士歌雍詩以徹，而又令太祝相尸行禮也。蓋二職爵相埒，而以禮樂互相贊，詔

如禮記禮記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八，令奏鐘鼓，與諸侯相大

如此舊說頗有誤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

燕射通謂工與諸侯卿大夫士燕而射也詳見眠瞭及夏官司弓矢舊謂王與諸侯射為賓射而與卿大夫士射為燕射者誤射夫通謂諸侯以下樂出入謂王出入而樂隨之也令奏歌詩而令鑄師及眠瞭奏鐘鼓也與大司樂文義互相足○王昭禹曰以其耦射者射人也詔帥以弓矢舞者大司樂樂師也大司樂大射詔諸侯舞樂師燕射帥射夫舞一也燕必用射者射以觀德且為備也易氏曰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皆贊歌詩凡此樂之出入皆樂師令奏鐘鼓以節之也愚按凡樂皆然但此

自指燕射王出入為主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陳謂厥也樂官謂主厥之

官鐘師鑄師之屬序哭謂器將入有官代哭故亦帥之也○疏曰言凡喪者王家大小喪皆有樂官之陳器也陳之者如既夕禮陳於祖廟之前及壙道東也小宗伯及執事視葬器則哭之彼據未葬時獻明器之材獻素獻成於殯門外也此序哭承陳樂器之下謂持樂器向壙及入壙時矣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凡樂官大胥以下也政令猶言樂政但前

專指射事此通指官司也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此節在凡喪之上脫在此○大獻獻捷也倡導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此序大胥中士二人之職也春入

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舍讀作釋采菜同○學學宮也舍之言釋釋蘋蘩以禮先師也合猶會也謂既

習而因會合之也頒分也習合後至秋分其所學也聲謂吹也月

令孟春令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命習舞釋菜入學習樂季春乃擇

日入合樂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乃命樂師大

合吹此大胥蓋奉樂正習合之而禮文有詳畧也

以六樂之會

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會亦合也習舞則舞而已習樂則音而已此言六樂之音與其舞相會合而因以正

其舞位也如此則出入有序聲容美備而大司樂之大合者以

之矣註謂為季春大合樂習之也此以上皆言造士之意也

樂官展樂器此音避○此校展省也此言行禮之意也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鼓徵猶文王世子大昕鼓徵之徵祭祀用樂則徵之惟

小祭祀不興舞則不鼓徵也此造士及行禮之意也

序宮中之事序次也宮謂學宮也凡學宮所教習之事大胥次序之也王氏謂王宮也國子宿衛王宮宮正教之道藝而大胥為之序也此

亦造士之意也一云宮通謂宮廟宮寢之屬凡

祭祀燕饗樂作樂師掌其序事而大胥序之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此之鱗其不徵者巡舞列而撻其合慢者

亦造士之意也。一云宮通謂宮廟宮寢之屬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鱣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鱣。鮠同。此序小胥下士八人之職也。鱣。罰以爵也。不敬。謂玩

期不謹者。撻。撲以荆也。怠慢。謂違教不職者。此亦造士之意也。正

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

磬。半為堵。全為肆。縣懸同。樂縣。通謂庭之樂器也。縣者。凡鐘磬

故稱樂縣也。各宮縣者。四面皆縣。如宮墻也。軒縣者。三面而曲。春

秋傳謂之曲縣。空其南面如車軒。以避王也。判縣者。又去其北。惟

二面如判。且示德。半於君也。特縣者。又去其西。惟獨一面。示特立

也。辨。省之也。此言王以下至士之樂縣。而因言職之所辨也。縣鐘

磬。謂笙磬。鐘。頌磬。頌鐘。編以為縣也。肆。即春秋傳歌鐘二肆之

肆。編縣十二枚在一簾。謂之堵。二堵謂之肆。堵如堵牆。肆如列肆。

郝氏謂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為判。特。諸侯之卿大夫士。以堵為

判。特也。此申言樂縣也。註曰。縣鐘磬。謂編縣之也。編縣十六枚

在一簾。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

士也。天子之卿大夫。東西縣。鐘磬各一肆。謂之判。縣。諸侯之卿大

夫半之。惟東西縣。鐘磬各一堵。亦謂之判。縣也。天子之士。其東縣

鐘磬各一堵。謂之特。縣。諸侯之士。其東又惟縣磬一堵而已。亦謂

之特縣也。陳氏樂書曰：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劑量，十有二辰之鐘磬，凡以攷中聲，順天道而已。編十二在一簾為堵，鐘磬各一堵為肆。春秋傳：歌鐘二肆，則四堵也。鐘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制如此，而康成謂鐘磬十六枚在一簾為一堵，杜預謂縣鐘十六為一肆，是亦附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為之志耳。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詭哉！愚按肆堵之數，說蓋不一。陳氏以典同之說推之，而斷編鐘與零鐘皆以十二律為準，其理信而有徵，因以攷大司樂之諸調意趣，皆合不可易也。陳氏又言宮縣軒縣皆有鐘磬，鑄判縣有鐘磬而無鑄，蓋亦用註疏之說，而禮無明文。今攷諸侯燕其臣之禮，縣自在寢，不序陳樂器，大射之禮，樂人宿縣，則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之西，應鼗在其東，皆南鼓。此東方之縣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朔鼗在其北，皆東鼓。此西方之縣也。又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方之縣，以避射位，且與臣射，故闕磬鐘鑄，但蕩在建鼓之間，倚於堂及鼗，倚於頌磬之西，紘而已。諸侯軒縣之有鐘磬鑄如此。天子宮縣之同異，則不可攷矣。鄉大夫之判縣，亦無文。如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霽南面，鼓之。又云：笙入磬南北，而立。鄉射禮云：縣於洗東北，西面。又云：笙入於縣中，凡此皆以大夫與其賢士行射鄉之禮，故皆降用土禮傳云：鄭賂晉以歌鐘二肆，及其磬鑄。晉侯以樂之半賜。

大夫以下之無鐘亦可見矣。又按周詩言黃鐘維鐘及應田縣鼓。

魏絳絳於是金石之樂夫絳為大夫而金石之樂賜之乃備則大夫以下之無鐻亦可見矣又攷周詩言賁鼓維鐻及應田縣鼓之屬尚書大傳言天子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鞀賓磬頌磬及鐻之外亦自有鐘師所掌之鐘疏以為十二辰之零鐘以義推之其鐘即大傳之鐘也大鐘謂之鐻國語及陳氏鄧氏之徒皆謂鐘大於鐻且奏九夏亦為大聲則其即為鐻鐘又甚明也至侯之建鼓註以為川殿制則王之賁鼓為縣鼓亦明矣然則天子之宮縣雖無攷而其器之見於詩書禮而當陳者意并陳於所闕之二面而於諸侯大射之樂縣亦大同小異與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

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大師大族之大音泰○此序大師下大夫二人

之職也合者謂六律六同之聲與陰陽合而其間陽六律陰六同又各兩相合也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鐘之類亦然但大司樂以奏與歌互言而此皆以聲言耳金鐘也石磬也土壎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竽也竹管簫也文與播並見

人司樂此即樂之器數而明其用也。○註曰合者聲之陰陽各有
 合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
 建焉辰在玄枵大族寅正月在娵訾應鐘亥十月在析木姑洗辰
 三月在大梁南呂西八月在壽星蕤賓午五月在鶉首林鐘未六
 月存鶉火夷則申七月在鶉尾中呂巳四月在實沈無射戌九月
 在大火夾鐘卯二月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質處如表裏然是其各
 相合也其相生以陰陽六體為之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
 林鐘又上生大蕤之九二大蕤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
 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
 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
 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
 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鐘長
 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
 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有四大蕤長八寸夾鐘長七
 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
 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
 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
 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
 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五聲相次如文繡也播以八音乃可得而

兩相合也十二律為一八八阻勿聲律其黃鐘大族等據左旋而言陰聲大呂

觀之矣。疏曰：註云：聲之陰陽各相合者，謂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
應鐘等。據右轉而言也。又云：其相生以陰陽六體爲之者，據經左
旋右轉以陰陽左右爲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同皆左旋，以律爲
夫，以同爲婦，婦從夫之義，故皆左旋也。管子曰：凡聽微如負豕，覺
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羊羣羊
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太史公曰：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
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
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
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
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合解曰：五聲之本，生
於黃鐘。黃鐘之管九寸，以九乘九，其數八十一，所謂宮也。三分宮
損一，而下生林鐘之徵，其數五十四，又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大簇
之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損一，而下生南呂之羽，其數四十八
又三分羽益一，而上生姑洗之角，其數六十四，此五音之正也。自
是三分角而不盡一數，故正音止於五，乃以六十三損三分之一，
而下生應鐘之變宮，其數四十二，又三分應鐘之變宮益一，而上
生蕤賓之變徵，其數五十六，則所謂七音也。王樸曰：昔黃帝吹九
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
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朱子語

錄曰文蔚問國語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謂均為均鐘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鐘為宮便以林鐘為徵大蕤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只是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眾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黃鐘只是散聲又自黃鐘起至應鐘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蓋如此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

律為之音教者教瞽矇與學士也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為之本者詩原於德為之音者詩比於樂此即樂之篇

章而推其本也○註曰六德為本者所教詩必有知仁聖義中和之道乃可教以歌也六律為音者以律視其人為之音知其宜何

歌也王氏曰六德中和祇庸孝友也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言而已哉要於德而已六德本於性情所以正於中六律稽諸度數所

以正於外以六德為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為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夾漈鄭氏曰古之達樂三曰風曰雅曰頌仲

尼編詩用以樂歌非徒用以說義齊魯韓毛四家漢立之樂官以

義相受然漢初去三代未遠仲尼三百篇瞽史列能歌也東漢末

東觀不集議論律呂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其杜夔製也

東觀不集議論律呂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其杜夔製也

東觀石渠議論徒紛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不肄習所傳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惟傳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此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工歌鹿鳴之三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節奏有屬今一詩而如此用之可乎至晉鹿鳴一篇又無傳今樂府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曰樂之道或幾乎息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

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歎作匱諡今平聲下並同拊音撫鞀音胤

匱樞同○登歌歌詩者在堂上也擊拊猶虞書擊石拊石之擊拊凡磬重曰擊輕曰拊此謂堂上之玉磬所謂鳴球也蓋大師帥瞽矚升堂拊瑟以歌詩則令小師奏其擊拊之玉磬以導之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也管謂箏笙簫簫之屬樂器通謂鼗鼓祝敵之屬鼓大鼓鞀小鼓也蓋堂下笙師之屬帥瞽矚與眡矚吹管播樂器則大師又令小師之屬奏其大鼓小鼓以導之也射節卽騶虞理首采蘋采蘩也樂師總掌射節之政而大師則帥瞽歌之也詔吉凶若師曠驟歌比風又歌南風而知楚必無功是也歎先鄭謂陳

也。註謂興也。興言王之德功而陳之以為謚也。尸在柩未葬而作謚。故稱匿謚。○疏曰。以歌者在堂上。對匏竹在堂下。故先鄭云。貴人聲也。以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故後鄭云。貴人氣也。陳氏樂書曰。古者功成作樂。舜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朝廟之治。故繼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踳踳。記文王世子云。登歌清廟。下管象武。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云。升歌清廟。下而象管。燕禮大射禮云。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升歌之詩。為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屬。下管為象武。新宮之屬。虞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故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吹於堂下也。鄭諤曰。令奏鼓鞀者。令奏大鼓與小鼓也。鼓為眾樂之號令。故欲播樂器。必奏鼓。將奏鼓。必奏鞀。以為引也。易氏曰。奏擊拊以導瞽歌。奏鼓鞀以導管樂。歌與樂必有導而後從。右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也。臨川王氏曰。王行見於事。史序事。故太史讀誅。王德成於樂。瞽掌樂。故大師作謚。愚按。大鼓所掌。鑄師掌金奏之鼓。及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是也。小鼓所掌。小師教。鼗。鼗及擊應鼓。鼓鞀是也。故此令奏者。令小師鑄師也。

瞽矇正焉。正者從大師之政教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箎簫管絃歌。小師上士四人。之職也。教謂教。瞽矇若孤。矇也。鼓鼗。柷。敔。塤。箎。簫。管。絃。歌。小師。上士。四人。之職也。教。謂。教。也。

小師掌教鼓鼗祝敵塤簫管絃歌

祝音觸敵音語塤塤同。○此序小師上士四人之職也。教謂教

瞽矇若眡瞭也。鼓鼗猶瞽矇眡瞭所謂播鼗也。鼗革音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自擊以導樂也。祝敵皆木音。祝如漆桶中有椎動之使旁擊以合樂也。敵為虎形皆有二十七刻。慄之以止樂也。塤即塹篴之塤。土音燒土如雁卵。銳上平底有六孔。簫管皆竹音。大簫三十二管長二尺四寸。小簫十六管長尺二寸。管如篴而八孔皆吹以發聲也。絃絲音謂琴瑟也。歌者依琴瑟而詠詩也。依詠曰歌。徒歌曰謠。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

與厥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與去聲。○應亦小鼓。大射禮謂之應聲。鞀道而應和。故名也。大師令奏鼓

鞀而小師擊應鼓者。令奏鼓鞀而應鼓在其中。擊應鼓而鼓鞀亦在其中。王昭禹謂鞀必有應二職互相備也。歌歌雍也。與者亞大師也。小事大師不令奏。但自鼓鞀而已。○疏曰。大饗諸侯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徹器則歌振鶩也。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和去聲。○節言其限和言其應。即上文擊拊應鼓之意也。○王昭禹曰。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有節而小

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云。聲應相保曰和。又云。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此也。

瞽矇掌播鼗祝敵塤簫管絃歌。句 諷誦詩。世奠繫。句 鼓琴瑟。奠故

帝。杜讀作定。今按奠如字。作定字解之。讀作帝定皆非。繫系同。○

此序上中下瞽矇三百人之職也。播者。小師教而瞽矇播也。詩註

謂先王治功之詩。諷誦謂聞讀之不依詠也。世謂世本奠之言定

也。本職言世奠繫謂於世本定其繫。小史言奠繫世謂定其繫於

世本也。蓋絃歌為瞽矇之職。而王者易世著代。厥作柷謚則瞽矇

諷誦其詩以定繫。其於詩雖不忍歌而猶鼓琴瑟以播美之也。此

又大師帥而瞽矇諷且鼓也。○鄭司農曰。諷誦詩謂誦詩以規君

過。故周語云。聵賦矇誦也。世奠繫謂小史掌其敘述而瞽矇誦之

以戒勸人君。故楚語云。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休懼

其動也。王氏曰。誦詩則知民風之厚薄。誦世奠繫則知前世之興

衰。小史奠繫世則定之而已。非誦之也。愚按二說戒人君之意善

矣。但註謂厥作柷謚時諷而書之。與大師職帥瞽而馭較合。又世

奠繫以小史職奠繫世攷之。亦宜從註專指帝繫而言。而司農分

指帝王之繫及諸侯卿大夫之世本則亦非本義矣。蓋帝繫與世

本雖有異稱。而世奠繫則以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九德

世奠其繫耳。句義豈有他哉。即大司樂九德之歌也。六詩六

德。大師所教不言六德。省文也。

眠矇掌凡樂事。播也。鼓鼗。頌。瞽。笙。瑟。此序眠矇三百人之職也。眠矇

卽大司樂九德之歌也六詩六

眠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此序眠瞭三百人之職也眠瞭亦播鼗者贊替瞭也本職乃磬

師笙師所教而不言磬師所教之編鐘笙師所教之笙竽塤箎以

下者義具凡樂事中也鼗播而凡樂器從之矣頌磬笙磬卽磬師

所教擊磬獨言之者重之也○註曰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

方曰頌頌或作庸功也大射禮阼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西階之

西頌磬其南頌鐘是也疏曰東為生長之方故曰生西為成功之

方故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葉氏曰鐘

磬各頌笙者與歌相應曰頌磬頌鐘與笙相應曰笙磬笙鐘也愚

按葉說視註疏為簡直而今攷射鄉燕諸禮言升歌三終笙入三

終皆不言應以鐘磬大射言升歌下管各三終亦未有言應者何

與因以攷之諸經虞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又言戛擊鳴球球乃堂

上之玉磬而非堂下之頌磬也商頌鼗鼓管箎皆言依我磬聲小

雅亦言笙磬同音此乃磬與笙相應之驗而春秋傳賂晉以歌鐘

二肆及笙師職掌其笙鐘之樂其意尤明掌大師之縣大音泰縣

也今兼存註與葉氏之說學者幸詳考之懸同○柎

大師之縣者大師統樂若小胥相去聲○

惟正其位而已掌者掌縣之也相扶贊也

凡樂事相馨大喪廡樂

器大旅亦如之廡樂器卽磬師笙師凡所教之樂器也蓋教之者王之而眠瞭厥之矣大旅亦如大喪者以國有大

故乃旅上帝。賓射皆奏其鐘鼓。鑿愷獻亦如之。鑿音戚。○奏者大司樂樂師令奏而有喪道也。

奏之也。皆奏者。大射燕射之時。王與賓射皆奏也。歷考諸官射。惟有大射燕射二禮。而大射燕射皆王射。訖賓繼之。故行大射燕射

之禮。其中又分王射賓射之等。舊不明此。但見諸官多言賓射二字。而遂誤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分列為三禮。此大失也。蓋凡射無

不先燕。但其中為祭擇士。而與諸侯及羣臣燕而射者。義起於祭。而不起於燕。故名大射。若不為祭擇士。則其與諸侯及羣臣燕而

射者。皆名燕射而已。初非與諸臣射名燕射。而與諸侯射則名賓射之謂也。大宗伯云。以賓禮親諸侯。則諸侯賓也。鹿鳴燕其臣云。

我有嘉賓。羣臣亦賓也。故二者皆得以賓稱。其與之燕而射。即皆得以燕射稱。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則云。燕射。帥

射。夫以弓矢舞。故大射燕射二者之舞。弓矢為對文。諸官中。初無賓射。詔帥舞之文也。使賓射為禮射之一也。豈其弓矢獨不舞乎。

夏官司弓矢職。凡祭祀田弋之屬。弓矢罔不供。其於射禮云。澤供射。楛質之弓矢。大射燕射。俱弓矢如數。澤以擇士。所謂已射於澤

而後射於射宮。亦大射也。故大射燕射二者之供。弓矢亦為對文。諸官中。初無賓射。供弓矢之文也。使賓射為射禮之一也。豈其弓

矢又獨不供乎。不惟此也。大司樂云。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樂師亦云。燕射。樂出入。令奏。鐘鼓。夫王出入。樂作。而令以鐘鼓奏。王夏

文諸官中。初無賓射。王出入。令奏。之文也。使賓射為射禮之一也。

二職文小異而義同也。故大射燕射二者之王出入令奏，又爲對文。諸官中初無賓射，王出入令奏之文也。使賓射爲射禮之一也。豈其時王之出入，又獨不令奏乎？凡此三條之義，固見大射燕射之外，必無賓射之禮，並列而爲三矣。至諸官之所以稱賓射者，其義又自有數條。有賓射並王射而言者，此亦對文起義者也。夏官大僕云：王射則贊弓矢，此言大射及燕射之時，王射則大僕贊也。小臣云：賓射則掌事，如大僕之法，此言大射及燕射之時，賓射則小臣贊也。若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也，亦可并以王射列而爲四禮乎？且如並列爲四禮，何王射賓射有贊弓矢者，而大射燕射獨無贊弓矢者乎？有賓射兼王射而言者，此非對文起義，而以省文見義者也。牛人云：饗食賓射，其其膳牲之牛，罇師云：饗食賓射，鼓其金，奏之樂，眡瞭云：賓射皆奏其鐘鼓，典庸器云：饗食賓射，帥其屬而設筍簋，陳庸器，凡其稱賓射者，卽指大射燕射之禮。王與賓射而言耳。止稱賓者，尊賓之詞，從省文也。居又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也。豈大射燕射獨不供膳牲乎？又豈大射燕射獨不設筍簋陳庸器乎？且賓射惟兼指大射燕射而言，故眡瞭云：皆奏其鐘鼓者，謂大射與燕射，眡瞭皆奏之也。若必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也，卽賓射爲射禮之一，又何以云皆奏乎？大射燕射二禮而射以祭重，故大師射人司裘諸職多言大射也。王射賓射雖繼作而射爲賓舉，故牛人罇師眡瞭典庸器諸職，又

多言賓射也。歷考諸官之明著如此。舊乃未審而率稱之。遂至凡經傳之射禮胥誤也。故謹辨而正之。鑿守夜鼓名。愷獻功樂名。詳

見鑄師

館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此序典同

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此文小異者。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其聲播於四方。故稱天地四方。且大師合其聲而已。此則和辨其中聲以制器。故稱辨聲以為樂器也。六律六同謂十二律之管樂器。謂十二律之鐘。○疏曰。典同所作樂器謂鐘也。其職掌十二律之鐘。是十二辰之零鐘。非編者也。郎氏曰。樂器不獨鐘。舉鐘以例其餘也。愚按。郎說自通。註疏皆指鐘而言者。蓋以鐘與十二律相配。故皆據鐘而言也。陳氏樂書謂編與不編之鐘。數皆與十二律相準。其說亦定於此。蓋笙頌鐘之屬。雖大小不齊。而其與律呂配則一也。此樂書推本國語之意。而以本職決之。與詳見小胥。凡聲高聲。磬正聲。

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聲。鰭。回聲。衍。侈聲。筵。弁聲。鬱。

薄聲。甄。厚聲。石。磬音。袞。陂音。界。籥音。閭。筵音。詢。○高正之類。謂形

離也。險偏弁也。斂不越也。達稍大也。羸有餘也。微稍小也。籥小而成。謂也。回微圓也。行至行無也。稍大也。羸有餘也。微稍小也。籥小而

於於裏也正上下直也緩紆也下謂下大也肆放也陂偏侈也散
離也險偏弁也斂不越也達稍大也羸有餘也微稍小也歸小而
不成韻也回微圓也衍淫衍而無鴻殺也侈中約也窄迫窄而去
疾也弁中寬也鬱結塞而不出也薄輕薄也甄震掉也厚重厚也
石如石無聲也此推言凡聲之類以明辨聲之意也○疏曰此十
二種並是鐘之病言此者欲見除此病外即是鐘之善也愚按以
上文郎氏之說推之此以下皆舉鐘以例其餘也故
以凡聲二字冠於本節而以凡為樂器冠於下節
凡為樂器以

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齊劑同○

度數謂長短廣狹之式齊量謂清濁高下之宜此正言制器之事
也和樂亦如之者其始制此器本於和律故器既成而樂亦本是
以和也○疏曰註訓度量為廣長者廣則口徑長則上下也律歷
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鐘以律計倍半假令黃鐘之管長九寸倍
之為尺八寸又得四寸半總二尺二寸半以為鐘口之徑及上下
之數自外十一辰頭皆以管長短計之也鄭諤曰和樂之法亦出
於此也為樂器制之於未成

泐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繚樂燕樂之鐘磬

此序磬師中下士十
二人之職也教謂教

眠瞭也鐘言編磬不言編者笙鐘頌鐘則編餘鐘罇皆不編磬師
 惟教編鐘餘乃鐘師擊之故別言編也磬則編之笙磬頌磬并餘
 磬亦磬師統掌之矣故不別言編也縵猶樂記操縵之縵謂凡雜
 弄之絳音非拊瑟升歌比也燕猶備言燕私之燕謂凡燕飲之衆
 樂非祭饗正樂比也惟教二樂之鐘磬者明堂上升歌之擊拊與
 祭饗九夏之金奏乃小師鐘師掌之故又別言縵樂燕樂也○浚
 儀王氏曰商頌云依我磬聲八音之中石最難調舜之命夔八音
 無不備而擊石拊石夔特兩言之以此愚按樂器莫重於鐘磬而
 周禮鐘師罇師歷言編鐘若罇之名若磬則磬師不歷言其名
 惟眠瞭一言笙磬頌磬而註疏乃謂磬無不編何耶考儀禮大
 射笙磬頌磬在堂下而虞書夏擊鳴球乃堂上之樂不在堂下笙
 磬頌磬之列即小師職之升歌擊拊也孟子言金聲為始條理玉
 振為終條理則不徒與笙歌相應之編磬亦明矣今儀禮之大射
 笙磬頌磬之外他無言磬者此特諸侯之軒縣耳非王之宮縣也
 王之宮縣儀禮雖無文豈得并本經小師之擊拊及凡經傳之文
 而忘之乎磬師兼教擊鐘者鐘縣煩以重故鐘師及罇師分掌其
 職磬則簡矣故一
凡祭祀奏縵樂 謂縵樂作而命其屬擊鐘磬以
 磬師兼掌之也
 之矣○王氏曰祭祀
 奏縵樂者備樂故也

鐘師掌金奏
 及鐘之總名罇及鐘一者皆不編此據鐘而言也奏
 樂莫大於金而金又莫大於鐘

鐘師掌金奏

此序鐘師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金者鐘及鐘之總名鋪及鐘二者皆不編此據鐘而言也奏

樂莫大於金而金又莫大於奏九夏故稱金奏也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騫夏

齊齊同祓杜讀作咳下職同騫音邀○兼言鼓者猶言掌金奏之鼓

九夏必奏以鐘鼓者以鐘鼓應其詩節大司樂樂師所以令奏也

餘見小胥磬師各職○杜子春日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

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

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騫夏肆夏詩也春秋

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下三篇也以

此知肆夏詩也註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也以文王鹿鳴言之

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具也疏曰

牲出入奏昭夏以上見大司樂族人侍奏族夏以上皆無明文或

子春別有所見祓杜讀為咳今鄉飲鄉射燕大射賓醉將出皆云

奏咳恐其失禮故咳切之使不失也大射禮又云公入奏騫夏出

入禮同故兼云出也愚按九夏杜預春秋傳註為樂曲不言詩歌

故諸說辨正之如此或者疑文王鹿鳴皆言歌肆夏獨言奏宜從

預註且詩傳於笙篇亦以其言笙言奏而不言歌明其無詞也今

攷下文騶虞諸詩亦言奏。籥章豳詩皆言吹不言歌則不得以言奏。言吹為無詞亦明矣。燕禮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之後工告樂正曰正歌備而仲尼燕居云下而管象大射禮云下管新宮說者以維清為象斯于為新宮則其皆為詩歌又甚明也。但考本經小師樂師二職及諸經傳所載歌詩必升於堂而九夏之奏不載升歌之文攷大射禮云賓入門奏肆夏公拜受爵奏肆夏此皆奏在入門以後升歌鹿鳴之先者其賓出奏陔夏公入奏騶虞此則在升歌之後出門之時者燕禮云若以樂納賓入庭而奏肆夏閒居云入門而縣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此亦皆謂奏在未升歌之先者也而疏乃皆謂堂上歌九夏而堂下應以鐘鼓也其然乎按王禮亡而諸侯之燕射禮猶可攷歌不皆升於堂惟拊瑟歌詩乃升於堂且比瑟者其聲清故其詩易見而言歌吹笙者其聲繁鼓鐘者其聲宏故其詩難明而言吹言奏而說禮者或未之深考也學者詳之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食音嗣 ○奏亦謂以鐘鼓奏之也。按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食禮爵設不飲以飯為主二者正樂之外初無燕樂此稱奏燕樂者蓋饗食燕分之為三禮合之為一禮故云爾與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掌鼗鼓縵樂

四奏謂鼗擘歌詩為節而此以鐘鼓奏之也射畢燕樂無算亦有縵樂而

以鼓鼗為之節節掌金去奏之鼓也

以鼗鼓爲之節。掌金奏亦擊鼓者。猶罇師掌金奏之鼓與。

笙師掌教。敝竽。笙。塤。箛。簫。箎。篪。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敝吹同箎音池。篪。篥。篪。

同。○此序笙師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教亦教。眡。瞭也。諸樂器。笙。匏。音。塤。土音。雅。革音。餘皆竹音。竽。三十六管。管各有簧。宮管在中。笙。十三管。宮管在左。箛。如篪而三孔。箎。長尺四寸。八孔。又一孔上出。篪。長三尺四寸。六孔。塤。簫管。見小師。此八者皆教吹。且以助小師也。牘。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髹畫。應。長六尺五寸。中有椎。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鞀。以羊韋。有兩紐。疏畫。此三者則教春也。賓。出奏。祓。夏。三器在庭。春。地。作聲。爲之行節也。○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汝陽之篠。爲之。律中大簇。立春之音也。笙以道達陰陽之氣。故管之長短十二。以應十二律。又其一。以象閏也。愚按。衆樂多竹音。卽儀禮樂縣之。篪。而大師所謂下管也。又獨以笙名官者。重笙也。月令。季秋大合吹。而儀禮笙入。獨與升歌並稱。此之謂也。

凡祭祀饗

射。其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笙師不掌鐘。稱鐘笙之樂者。笙與鐘聲相應也。

大喪。廡其

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樂器謂笙竽以下也。奉。將也。眡。瞭。廡。而此主奉而藏於廡也。眡。

瞭大喪厥器大旅亦如之若笙師大喪主奉藏其器大旅則陳之而已小師磬師笙師皆教眡瞭以樂器之屬笙師厥其樂器小師與厥而磬師不言者互相備也

罇師掌金奏之鼓

此言罇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罇亦不編之鐘罇師不自擊眡瞭擊之罇師但主擊

鼓以為之節耳即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也○陳氏樂書曰大鐘謂之鐘亦謂之鏞小鐘謂之罇國語細鈞有鐘無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鐘甚大無罇鳴其細也蓋細必和以大故有鐘無罇大必和以小故有罇無鐘甚大無罇則罇小鐘大亦明矣左傳鄭賂歌鐘二肆及其磬罇韋昭杜預皆以罇為小鐘鐘師所掌大鐘也罇師所掌小鐘也康成謂罇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鏞為罇殆非也愚按詩書鐘多稱鏞鏞之言大也儀禮大射罇字從鏞鏞之言薄小則薄也潛溪言罇大於編鐘而微小於鐘其語最明

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此正言以晉鼓鼓金奏也地官鼓人職以鼙靈路諸

鼓鼓神亦鬼之祭者其鼓非金奏比矣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

守鼙亦如之

即其職軍旅夜鼓鼙之鼙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鼙鼓其愷樂即鼓人職以鼙鼓鼓軍事亦非金奏也鼙

謂守國也軍國戒嚴一而已此皆專言鼓也

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鼓為發煦是三也守
謂守國也軍國戒嚴一而已此皆專言鼓也
大喪廡其樂器奉

而藏之疏謂奉藏其所擊晉鼓鼗鼓之屬也以眡瞭職推
之蓋罇若鐘磬亦眡瞭廡而諸師主其奉藏與

韎師掌教韎樂此序韎師下士二人之職也祭祀則帥其屬而舞

之大饗亦如之其屬猶下職以舞仕者屬焉之屬○王氏曰韎師

服旌言其所執韎言其所履韎赤韋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
其宜也陳氏曰王者必作四譯之樂一天下也故記云納蠻方之

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然王者雖用其樂而戎不亂華哇不
雜雅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奏萊樂孔子却之則所謂納於大廟蓋

亦陳諸門而已唐時陳蕃樂皆於四門之外其古之遺制與方氏
曰中天下而立率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懽心使鼓舞以祭祀君

子之所樂也周官列言韎師旌人鞮韠之職者以此東為四譯之
長視蠻以下為大周官首言韎師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

豐鎬尤遠詩言以雅以南記言胥鼓南者以此愚按蕃樂東方曰
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此所謂四譯之樂而首言韎

師之義則方氏發之矣或乃謂西南北三方之樂不存於祭惟東
方箕子之封國俗猶近正故特舉之且傳至春秋孔子猶欲居其

間也。如其說，則下文旄人職，槩言舞彝舞而鞀鞀氏言掌四譯之樂，皆不得通矣。且亦豈聖王廣德於天下之意哉。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此序旄人下

也散樂野人之樂夷樂四夷之樂大司樂以下掌教國子之舞者不一官而四方之以舞仕者皆教以旄人一官從殺也。凡祭

祀賓客舞其燕樂。亦以鞀樂為重而野樂及凡蕃樂次之與。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籥。此序籥師中士四人之職也。祭祀則

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鼓者亦鼓鞀鼓金奏之意也。○疏曰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

春夏學干戈干戈陽時學之法陽動也羽籥陰時學之法陰靜也。陳氏曰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籥章掌擊土鼓豳籥笙師亦掌

教籥明堂位所稱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此之謂與名之曰籥以

忝籥之法在是故也。羽舞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愚按大

司樂樂師大小胥旄人及本職籥師皆掌教舞而司干則掌舞器。是以教舞與守器分職也。而易氏乃謂以文羽籥與武干戈分職何與夫樂師及地官舞人皆教舞干記世子篇籥師亦兼學戈而司干又統言掌舞器非以文武分也其名籥名干者教以文為重

此且而豈可以文等之哉。大司馬厥其樂器奉而藏之。之屬此益與

而器以武為重故命名如
此耳而豈可以文害之哉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樂器謂羽籥

司十職各
廡所重也

籥章掌土鼓籥籥
此序籥章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土鼓

以葦為籥而以吹
中春晝擊土鼓籥詩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

如之
中仲同○逆亦迎也籥詩謂籥風七月之篇也仲春陽於是

寒以夜者
凡國祈年於田祖籥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

求諸陰也
籥音洛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樂音洛畯音俊蜡音乍○祈年者因秋

事者記所謂先嗇田畯謂古田夫贊田功者記所謂司嗇籥雅小

雅之楚茨以下四篇也蜡者於臘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老物

謂野老及羣物歲晚勞之者記所謂息田夫籥頌周頌之載芟良
耜諸篇也止稱樂田畯者不敢斥田祖也兼稱息老物明不但田
夫息矣○朱子詩傳曰周禮籥章吹籥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籥
風七月之篇而吹籥雅以祈年吹籥頌以息蜡則攷之於詩未見

其篇章所在也。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然一篇之中首尾相應。乃剗取其一節而通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又疑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平仲王氏曰。風雅頌三者詩之大分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嚴若此。乃以一詩分為三禮。何不倫也。攷朱傳。雅若大田以上。頌若思文以下。籥章所歌。蓋指此。其皆繫以豳者。周之王業起於豳。故周公寫之管絃以為萬世法程與。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此序鞀鞀氏下士四人之職也。樂謂凡所奏也。聲謂吹聲。歌謂歌曲。

卽下文吹而歌之是也。於樂外別言之者。亦貴人聲。貴人氣之意。與舊謂樂卽為樂舞。今按下明言吹歌。而四夷之舞。又自有旌人

掌之。其說非是。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獨稱吹歌者。蓋其樂音皆具。而吹聲歌曲為重矣。○陳氏

曰。番部之樂。先王不廢。而其用降於雅部。此鞀鞀氏所。以居大司樂之末。與後世以箏篋為頭管。進之雅部之前。是失先

王立樂之方也。

其兵。海器銘功。若。國有功而獲其器。若崇。朝之屬。及以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此序典庸器下士四人之職也庸器謂伐國有功而獲其器若崇鼎貫鼎之屬及以

其兵鑄器銘功若魯造林鐘之屬也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簾陳庸器饗食賓射亦

如之

筍音巨○筍簾以懸鐘磬橫曰筍植曰簾○或問子稱賓射謂大射若燕射之禮王射訖賓繼射之時也陳設筍簾之屬

宿縣於未射以前豈待賓射之時乎疑賓射自為一禮也曰凡言

賓射不與王射對者猶言王與賓燕而射即指大射燕射而言耳

乃不明此而妄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為三禮豈大射燕射皆不陳設筍簾之屬而獨與諸侯射陳設之乎辯詳眠瞭職

大喪

厥筍簾

掌藏樂器而設與厥惟筍簾者以凡樂器其屬各設厥之

而此總其大也曲禮言明器有鐘磬而無筍簾此乃言厥

筍簾者蓋夏用明器殷用祭器周兼用之故與然攷鐘師笙師箛

師司干所厥之樂器及窆皆藏於壙而筍簾獨厥而不藏則亦猶

無筍簾之意矣

司干掌舞器

此序司干下士二人之職也舞器謂凡舞之器○疏曰文武二舞之器皆司干掌之獨名司干者周尙武

故以干

為名也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陳列也○

劉氏曰國子將成童樂師掌教小舞其干戈之屬制當輕利故司
于授舞器列在樂器中而屬於大司樂文王世子學于戈羽籥皆
於東序及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也若司兵之職祭祀授舞
者兵司戈盾之職亦如之則成人者之舞其兵干當受於夏官矣
大喪廡樂器及葬奉而藏之樂器即舞器謂于戚之屬也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
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大音泰此序大卜下大夫二人之職也卜問龜之名兆灼龜之象三兆

名未詳或曰玉兆豐辨如玉屬陽瓦兆暴裂如瓦屬陰原兆交錯如原田陰陽雜三者皆卜書之名也經猶常也頌謂繇也每體十繇故皆千有二百此正言卜也○鄭諤曰三兆之書作者不詳杜氏以玉兆為顓帝瓦兆為帝堯原兆為周近世說者謂為夏王商瓦周原然無可攷其得失也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別首鼈下同○易猶言變易交易稱連山者艮為首稱歸藏者坤為首稱周易者乾為首三者皆筮書之名也別分也每卦各分八卦故皆六十有四也此因言筮也○疏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夏殷

穆姜薨於東宮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稱八者據夏殷也洪範

有乾為首三者皆筮書之名也別分也每卦各分八卦胡晉夏

二易以七八不變者為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占春秋傳襄九年

穆姜薨於東宮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稱八者據夏殷也洪範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夏殷周卜筮異法三法並占故三人也

程迥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同復於

父敬如君所蓋二易辭也既之乾則變矣是連山歸藏亦以變者

占也鄭諤曰連山以艮為首艮上艮下如山之相連也歸藏以坤

為首坤上坤下如地道之厚物所歸而藏也周易以乾為首乾上

乾下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也劉氏曰歸藏以坤為首禮運

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是也愚按疏以三易為夏殷周而杜氏則

以連山為伏羲歸藏為黃帝又宋元豐中毛漸奉使契丹於民間

得晉阮咸所注古三墳其書又謂伏羲作連山為山墳神農作歸

藏為氣墳軒轅作乾坤為形墳夫以連山為伏羲已昧伏羲畫周

易之本末况歸藏乾坤滋多異同而考所謂三墳者山墳言君臣

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

川雲氣其說復未可曉乎闕之可也至疏所云夏殷以不變占者

程氏既辯其疎而周以變占之說亦不盡然七八為少陽少陰九

六為老陽老陰老變而少不變周易爻象皆稱九六固取其變也

然占例凡卦多不變則以變者為占多變則以不變者為占若皆

變則占象詞此雖周易亦占

七八也則疏亦約舉之與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

司禮

卷六

三

弟是堂

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觚音雞運鄭讀作輝王氏作如字○夢者精神所感也致至也觚者角一

俯一仰也咸感陟升也以思慮聞見致者為致夢反覆不經者名

觚夢魄濁而沉魂清而升魄寢魂交自然感通升陟者名咸陟也

運讀作輝者即眠祲所掌十輝王於天為日夜有夢則晝視日旁

氣以占之也作如字者經運十謂占之正法別九十則一運九變

也按義讀如字為正而其術今亡矣此又因言夢也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

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廖以八命者贊三兆三

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作龜之八命者定作其詞以命之也征國討也

象天變也與謂與人也內臣若外蕃皆是也謀謂謀事也果之言

决决其期也至猶往也往其地也雨求天澤也廖祈王躬也贊佐

也以八命贊三兆之占而兼贊三易三夢者蓋以合觀吉凶而告

王以修救也古者卜筮不相襲大事先筮後卜春秋傳筮襲於夢

其事皆相通也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眠高作龜大祭祀則眠高命

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大專求正

眠之言相也度也卜用龜之腹骨而其近足者部高而可灼故眠

大貞卜立君謂無嫡而卜可立者卜大封謂當封而卜所封者
眠之言相也度也卜用龜之腹骨而其近足者部高而可灼故眠
之也作者灼而作其兆也命者命以事也泄臨也貞者正之陳者
陳之旅亦祭也○明齋王氏曰凡卜在禰廟門闕外闕西南北面
尊者不執事但泄臨之而已執事先陳龜於廟門外西塾次正於
闕外席上次眠高而命之事又次眠高而作其兆此泄陳貞命作
五者之叙也立君封國大卜眠高作龜則其上命之者小宗伯貞
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大宰而泄之者王也大祭祀喪事大卜眠高
命龜則其下作之者卜師其上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而
泄之者大宰也大遷大師大卜貞龜則其下作之者卜人中士命
之者卜師其上陳之者小宗伯而泄之者大司空大司馬也凡旅
大卜陳龜則其下作之者卜人中士命之者卜人中士貞之者卜
師而其上泄之者小宗伯也小事大卜泄卜則陳貞命作皆卜師
以下爲之而已此又因事之大小而尊卑相次之叙也小司寇大
遷與立君一類者王詢民而言此
大遷下立君二等者主卜神而言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此序

卜師上士四人之職也開龜以下未詳註曰開者開出其占書也
經兆百二十體分爲四部若易之上下二篇書金滕啓籒見書是

也黃氏曰開龜之四兆謂灼龜之兆有四也方功義弓墨折之象龜莢傳首足俯仰開跲蓋其餘法若開占書乃占人之職耳薛氏曰麗於形者方也方兆卜方之向背以力造者功也功兆卜功之成虧因宜制之者義也義兆卜理之可否能弛與張者弓也弓兆卜事之張弛愚按諸說黃氏於義為協凡卜事眠高揚火以作龜開之言分蓋在下文作之後致之先與

致其墨

凡卜事謂大祭祀及凡喪事卜師當作龜者也揚者熾火體旁壘為兆微而不可辨致其墨玉藻所謂史定墨也○劉氏曰兆則見而可兆矣書曰惟洛食是也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相去聲○命龜者謂大卜也凡大祭祀喪事卜師作龜大卜當先命龜故卜師先辨

授詔相之而乃自作之也辨龜以授者凡卜筮必秉著龜而後命故辨以授之也上下謂前後陰陽謂正背詔相謂告以命之之詞及其儀也○郝氏曰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註謂上仰也下俯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弁也陽前弁也此固據爾雅文龜俯者靈仰者釋前弁者果後弁者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而言也但俯仰及左右倪前後弁之屬生龜可辨枯甲不可辨卜師辨甲之首尾左右耳辨生龜龜人事也愚按卜事以作龜命龜為主而卜職更以大卜卜師為正故本職舉大祭祀喪事卜師之作龜大卜之

引爾雅郝氏足正其失但以辨龜為辨首尾之龜本與龜之儀而

命龜者以明之而舊乃謂國大遷大師卜師命龜而卜人辨以授
卜師是全與卜師之授命龜者相反而文義胥乖也註釋辨龜而
引爾雅郝氏足正其失但以辨龜為辨首尾之屬本貞龜之職而
卜師又辨之者彼因已陳而正龜此因將授而辨龜各有當也不
然則又亂貞龜之職矣學者并詳之

卜人

此序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文今闕也按下
占人職卜人占圻而玉藻云卜人定龜亦謂定審其圻也則

其職亦贊占人以占者與註曰以上職推之大小命龜則卜師作
龜而先辨龜以授大小若卜師命龜則卜人作龜亦當先辨龜以
授卜師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
屬西龜曰靄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

辨之

果讀為羸○此序龜人中士二人之職也屬言非一也註曰
天龜玄俯者靈也地龜黃仰者繹也東龜青前弁果也西龜

白左倪靄也南龜赤後弁獵也比龜黑右倪若也玄黃青白赤黑
是色俯仰前弁後弁左倪右倪是體也○疏曰左倪靄者爾雅云

司豐

卷六

三

辨龜

左倪不類不類即靄也以在陰方故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左相睥
 睨然也右倪若者爾雅云右倪不若不若即若也亦在陰方故亦
 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右睥然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

攻治也秋時骨堅可取至春而乾解不發傷也物體色也王者備物各分體色而藏之也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上春孟春也釁者塗血以神之也王氏曰大龜其灼非一恐久而
 朽故續以生氣也先卜謂先造卜筮者○疏曰按大宗伯天神曰

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先卜見人鬼而曰祭又曰祀故註曰言祭
 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王氏曰耕則祭先嗇牧則祭先牧食則祭先

飯况卜以前民用忘之可乎天地神明而不測卜能通之故兼言祭祀者天地之道也若有祭事則奉龜以

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奉龜以往待卜也祭若旅當卜牲與口喪當卜葬宅與日也○按此條祭事或誤為

祭祀與上祭祀先卜之文相連故先鄭謂祭祀當先卜牲日若有

祭祀則當持龜敬往以待執事者卜之也然此條祭事二字與上
 不相蒙而上條註疏發祭祀先卜之義甚明則先鄭牽合之詞不待辨矣

蕤氏掌其燹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燹燹其燮契以授卜

節遂徂彼之蕤者灼龜之荆木即所謂燹也契以然火灼龜儀禮謂

師遂役之。燒音爵。蕤音泄。煖音俊。○此序蕤氏下士二人之職也。蕤者，灼龜之荆木，即所謂燠也。契以然火灼龜，儀禮謂之楚煖。明火謂以陽燧取於日之火。煖者，契之銳頭也。以柱於燠，吹之使熾，因授卜師以灼而遂聽其役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眡吉凶。同。○簪，筮也。

此序占人下士二人之職也。占龜兼言簪者，以大事先筮後卜而合占以眡吉凶也。八頌，即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之頌。八故，猶言八事也。言八筮八卦者，自筮其所當卜者推言之也。言八頌八故者，自以邦事作龜之八命變言之也。八筮八頌，自命占而言。八卦八故，自斷占而言。○王與之曰：既筮復舉筮，斷之龜，既龜仍舉龜，參之筮。此大事龜筮通占之理。若九筮則筮而不卜之小事，與此不同。愚按本文以八筮占八頌，註謂將卜八事以八筮筮之也。是三句專言筮也。下文凡卜筮，郝氏謂卜其所筮也。是下文專言卜也。而首乃以掌占龜為統詞者，占龜為主也。本節因占龜而先占筮，下節既占筮而後占龜，文相承也。凡卜簪君占體

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卜筮未詳。臨川王氏謂體色墨坼皆占龜，而云凡卜筮者，筮亦占體故也。

詩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占體可見矣。郝氏謂古者先筮後卜。凡卜筮，卜其所筮也。按二說不同。郝氏為長體兆象也。色，兆氣也。

墨兆廣也。圻兆壘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占者象吉色善。墨大圻明則逢吉也。○王氏曰：卜龜之事。龜圻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故占先圻。墨次之。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占體。王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蓋事之先後如此。此先言君占體者。尊君也。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

中否

比中並去聲。○比次也。既占則以禮神之幣繫之。龜筮而次列其所命而藏焉。將稽中否以知占人。而且以決他日之占也。

也。驗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

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

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更平聲。比音避。○此序筮人中士二人之

職也。九筮者筮之事。猶八命者卜之事也。九巫字未詳。註謂皆筮字之誤也。疏謂筮人不主巫。故註破從筮也。按九字無連誤之理。疑古字多省文。筮亦作巫。劉歆作難字。或易為筮。而其下猶仍其舊與。更之言變。謂筮事之因革也。咸之言感。謂筮衆之離合也。式

親近也。祠猶祭祀之祀。謂筮牲與日之用舍也。參如駮乘之駮。謂

謂筮法度得失目謂筮事目去取易謂筮物我交易比謂筮中外
親近也祠猶祭祀之祀謂筮牲與日之用舍也參如駮乘之駮謂
筮御與右之可否也環如環人之環謂筮攻與圍之善敗
也以大事先筮後卜推之則此九者蓋指小者而言與
凡國之

大事先筮而後卜

大事即大卜八命之事及凡大祭祀大封國之
屬先筮後卜其事序其理備也○疏曰卜先以

筮者筮輕龜重故輕者先也洪範龜從筮逆及龜筮共違於人之
屬彼先卜而後筮者豈箕子所陳用殷法與愚按洪範合用筮龜
以驗從違其所謂龜從筮逆之屬蓋從所重而先言龜耳恐非殷
法先卜後筮之謂也亦有逆用之者如獻公卜驪姬不吉又筮之
及晉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遇大有
上春相筮凡國事
之睽之類皆非禮之正蓋亦非殷法為然矣

其筮

相去聲其供同○相視也
視著草可筮者擇之也

五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
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

夢此序占夢中士二人之職也天地之會自升降往來而言謂一
歲也陰陽之氣自休因旺相而言謂四時也日為太陽月為太

陰二十八宿之星為陽十二次之辰為陰謂一月及一日也必以此占六夢者以夢與天地通也。正夢安靜之夢。噩夢怪愕之夢。思夢思念之夢。寤夢覺寤之夢。喜夢喜悅之夢。懼夢恐懼之夢。○註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晉趙簡子夢童子佩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平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也今八會其遺象矣用占夢則亡郎氏曰正夢若高宗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若孔子夢周公是也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人不見而已見之是也喜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悸是也郝氏曰寤夢若今人魔寐也喜夢夢中順境懼夢夢中惡境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

惡夢遂令始難毆疫

舍註讀為釋令平聲難儼同○聘問也季冬將迎新送故欲卜福祥故問也獻者進吉兆

拜者敬天休也舍萌猶言釋菜古釋菜釋奠之釋多作舍菜稱萌者冬故也稱贈者釋菜致祭若遣贈使之去者然儼以逐疫亦去惡之意也詳見方相氏及月令○明齋王氏曰洪範王及卿士庶民一有同於龜筮則吉龜筮共違於人則用作凶是龜筮重於人

益有象數可知而又有所謂占夢何也此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

也龜從筮逆作凶吉而筮從龜逆則不言是龜又重於筮也然小
筮有象數可知而又有所謂占夢何也此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
魂魄默交於幽冥尤吉凶先見之自然者是故高宗以夢賚良弼
而得傳說武王以夢協朕卜克商宣王以夢熊羆之屬古男女孔
子以不夢見周公知衰蓋與稽疑為一類以前民用故大卜秩為
下大夫而筮人占夢為其屬也何氏曰人之精神通於天地此占
夢所以設也今占夢之術亡久矣凡夢之吉者當敬迓
而不驕其凶者當消弭而無忽豈可決諸庸術之口哉

眠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鑄四曰

監五曰闇六曰曹七曰彌八曰叙九曰躋十曰想輝音運曹音萌

○此序眠祲中

士二人之職也日炁曰輝氣侵之曰祲祲為十輝之一者對文而
十輝皆稱祲者散文也妖祥者吉凶之先見吉凶者妖祥之已成
祲者日旁邪氣相犯若春秋傳赤黑之祲是也象者氣附日而成
象若楚有雲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鑄者氣橫刺日如鑄也
監者氣臨日旁如冠珥也闇者日食既而晝闇也曹者日曹曹然
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橫貫日也叙者雲注日有片段也躋者虹
感日而升也想者日旁氣有形似可想猶未成象也○明齊王氏
曰祲者邪氣于正之名而十輝之法專指日者以其為太陽之精

人君之象故經天者以日為主而視禋者以日為要日有此十輝皆以人君德虧陰小得于因而謫見於天故十日多主灾惟日叙

日象曰想掌安宅叙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宅居也叙次雜吉凶也

人不安其居安之之道在次序而省弭之也事即謂安叙也歲首雲物之占尤重故行事自此始也弊斷也計中否為功罪也○平

仲王氏曰叙降或謂移灾於鄉大夫士庶也如此則聖王用心乃出宋景下乎蓋叙其主於何事受於何地發於何時以救之保章

氏所謂辨吉凶水旱降豐凶之祲象大卜所謂詔救政此也弊非止計其中否亦以稽召譴之多少與其淺深并驗救之遲速耳聖

王於天人之際惟兢兢焉反躬自責而已豈有他哉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元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

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元祇同筴策同○此序大祝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人之職也祝亦祈也正祭之時以詞告而祈之故稱六祝之祠也神所祐為福福所化為祥歷年之謂永正命之謂貞順祝

三才協也年祝九穀豐也吉祝元吉臻也化祝天化溥也瑞祝天祥降也筴祝神謀應也此首言其因享祀祭而祝也○王氏曰王

則用其六祝以祈福祥下之文大祝者所祝大事也若天地社稷宗廟

者中心陳信於鬼神元而其誠不可見大祝以辭薦信然後可以
祈福祥求永貞也劉氏曰大祝者所祝大事也若天地社稷宗廟
則用其六祝以祈福祥下文六祈特為一事祈之其職自當以天
地社稷宗廟為主也若非天地社稷宗廟之屬而當祭之者則小
祝掌
之矣 掌六祈以同鬼神元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

六曰說

同者以其不和而為災也六者皆祭名此又言其特因祭

而祈也○註曰類造加誠肅求如志也禴禋告以災變攻
者聲致之如鳴鼓然說則以詞責之也類造以下皆有牲攻說用
幣而已王氏曰鬼神示之於人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聰明正直
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六祈凡以陳信也類者依其類
而祭若類上帝之屬造者即其所而祭若造於祖之屬禴若禴國
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禋若春秋祭禋之屬攻若剪氏以攻禋攻
之之屬說若庶氏以攻說禴之屬先王所祈如此亦與民同吉
凶之患而已彼於禍福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

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

此文六祝之辭求神祐於已也
此六辭達已意於神也位有上

下情有親疎勢有遠近皆以辭通之矣祠若伊尹祠於先王而告
之是也命命神之甲者若命龜命筮是也誥告神之尊者若昭告

於皇天后帝是也。會若會同之盟誓質諸神明是也。禱若子疾病子路請禱鐵之戰大子禱於文王康叔是也。諫若疾病諫以祈免大喪造之日讀誄以諡是也。○平仲王氏曰康成註本文上下親疎遠近舍鬼神而專屬之人不知鬼神亦自有上下親疎遠近也。按鄧氏上下謂天地親疎遠近謂先祖若外神其言甚正。命誥等人事雖有之然王者之策命掌於內史誓誥掌於士師非大祝職則六辭主事鬼神而為當也。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人號四曰牲號

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

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擯

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擯六曰凶擯七

曰奇擯八曰褒擯九曰肅擯以享右祭祀。衍註讀為延炮讀為包劉氏皆如字擣音然共

註讀為供今按亦如字擯古拜字空音控奇音雞褒音報右註讀作侑下同○號謂尊以美稱也神號若云皇天上帝是也鬼號若云皇祖伯某是也人號若云后土地人是也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是也齋號若黍曰薌合是也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九祭之義

不一司農以周祭以上爲祭鬼神之禮振祭以下爲祭若燕祭食
之禮註並以爲祭若燕之祭食也劉氏中義謂九祭掌之大祝當
爲享於宗廟而祭食之禮其說與下文以享侑祭爲合但細玩縹
祭絕祭尙仍鄉飲酒之祭食其訓命祭共祭亦未安蓋天子祭禮
亡而不可攷矣今姑以諸說參之命祭者受尸所命物而祭如少
牢禮尸執黍命嘏主人主人受黍坐祭也衍祭者兼受衆物衍多
而祭如切肺兼黍尸同受祭於豆間麴蕡與白尸受而兼祭也炮
祭者物皆燔燒而祭如次賓羞羊膳及主婦設糗羞尸以祭也周
祭者揉之周徧而祭如取菹徧揉於三豆祭之也振祭者揉而振
之而祭如舉牢榘舉魚舉腊舉牢肩之屬皆振之以祭也揉祭者
不振但揉之而祭如取菹撚於豆而祭之也絕祭者割肺絕其本
而祭如鄉射禮取肺坐絕祭也縹祭者先取肺本以紵之乃絕而
祭如鄉飲禮左手執本坐弗縹右絕末以祭也其祭者不分各節
而總其以祭如主婦致主人主人共祭糗脩祭錮祭酒也首命祭
者重尸命也次衍祭者貴多也次周祭至揉祭者或徧揉或皆乾
而不揉或揉而振或不振也次絕祭縹祭者其絕或紵或否也後
共祭者降主人主婦也稽首拜而頭至地也頓首拜而頭叩地也
空首拜而頭至手也振動拜而容變動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
稽顙而後拜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肅拜但首俯下手若今時揖也
享侑祭祀總承號祭拜而言享謂朝獻饋獻侑謂勸食上文六祝

其次應居本節之後先之者祝為主也○疏曰首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敵者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之拜稽首頓首二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稽時而頓首至地即舉故註以叩地言之若以首叩物然也衰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人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稽首之屬以此推之可見若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成王亦如之蓋敬事則然此變也王氏曰檀弓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此吉拜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此凶拜也蓋常拜皆拜手唯喪禮以顙觸地無容聖人恐其野故兼以拜手也齊衰而下先拜手而後稽顙不先以凶故云吉拜斬衰則先稽顙而後拜不先以吉故云凶拜浚儀王氏曰古之肅拜如今之揖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而已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婦人不令拜伏自唐武氏始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隋音灰相去聲下同○禋祀祀天神

也肆享享宗廟也祭示祭地示也明水以鑑取於月明火以燧取於日號即六號祝即六祝執而號祝者示圭潔也薦血告殺曰隋

言之者皆禋祀後乃相尸自始而尸進叙之也來瞽以下見樂師相者

鬻其先王出逆牲又其先王出逆尸三者皆令鐘鼓侑尸亦然逆
言之者隋鬻後乃侑尸自侑尸追叙之也來瞽以下見樂師相者
詔其坐作延
其出入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泔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

付練祥掌國事

付作耐○大肆以鬯泔尸見小宗伯此稱肆鬯者謂大肆所用之鬯也飯飯含也斂謂小大二斂亦

贊小宗伯也奠即二斂之奠也言猶告也喪事甸人代王受災告

大祝為禱詞使讀於籍田之神也耐謂耐廟練謂小祥祥謂大祥

國事即三者之祭事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

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

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舍讀作釋○彌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

祀也國將有事於四望兼凡吉禮而言軍歸獻於社專自軍禮而言前祝謂前主祭者以祝也釋奠謂告於廟○疏曰王親征曰大師軍將出祭於社即將社主以行以不用命必戮於社也祭於七廟即將遷廟之主以行以用命必賞於祖也二者軍行皆載於齊車止稱設軍社者省文也鄭謂曰以事宜而祭之故曰宜明非春秋之所報也特造至而祭之故曰造明非四時之常享也以事類

而告之故曰類明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

號於邦國都鄙祀命謂王所命侯國之祀典督之言責也亦正也祭號即六號也非所命而祀者禁責之而所命者

則以祭號頒之也餘見大宗伯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

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彌弭同註讀為救○此序小祝中下士二

是也禳以攘禍即寧風旱以下是也祈恩為禱報功為祠祭祀之祝號大祝掌其大小祝掌其小或言號祝或言祝號或止言前祝

便文也逆即迎也彌息也裁兵謂水火盜賊之屬臯疾謂死喪疾病之屬大祭祀逆蠶盛送逆尸沃尸

盥贊陪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逆蠶盛迎饌人所供也贊奠之上當脫大會同三字蓋贊大祝舍奠

也餘並見大祝大喪贊溲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贊亦贊大祝也

熬謂熬穀以設棺旁惑蚍蜉也銘者書死者之名於旌也齋之言送謂遣奠也分禱王祀者告喪之將出也大師掌釁

行版社稷鼓祝毒以祀是也所亦禱也大師掌之春秋傳軍

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釁謂釁主及軍器也大司馬帥釁而小祝掌之春秋傳軍

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也祈亦禱也大祝宜造類望則前祝而

小祝掌釁祈號祝也保郊謂保郊壇及凡神墮之在郊者祀於社

謂祀大社王社之屬註謂郊社皆守而祀之互文也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

掌事焉外小祭祀疏謂四方百物之屬也內小祭祀謂宮中五祀

其地言若宮中五祀女祝職也或說近是小喪紀謂王后以下

小會同謂侯遣其臣來會小軍旅謂王遣其臣出征也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

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辟闕同朝音潮說脫

同○此序喪祝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勸謂勸導防謂防衛辟

即啓也將葬令役人除菴塗啓之也朝謂朝廟也遂御者從殯宮

載至廟而執纛以御也奠謂朝而奠於廟祖謂既朝而祖於庭也

飾謂帷幃之屬也其序既載乃飾棺遂還柩車向外今先飾棺便

文也代者喪祝更相御也脫除為下棺也掌喪祭祝號喪祭謂

王弔則與巫前巫男巫也王弔

也王弔

也王弔

也王弔

也王弔

也王弔

也王弔

也王弔

也王弔

公卿大夫之喪，喪祝與巫以桃茆居王前也。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勝國邑，謂所勝之國邑。掌其社稷祝號，猶喪祭之意也。○陳氏曰：必立亡國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古人皆有深意。

如詩之有客白馬，助祭於廟，皆是警戒修省之意也。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掌事，專謂

勸防之事，而始之二斂暨終之飾棺，亦其職也。若大小喪之斂，乃小宗伯與大小祝掌之，而其將葬喪，祝亦不止飾棺矣。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禩亦如之。甸，平聲。貉，禩同。舍，讀

作釋。○此序甸祝下士二人之職也。甸之言田，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貉，師祭名也。田時設表以貉，謂之表貉。祭奠於祖

禩以告事，謂之舍奠。其次始出舍奠及田表禩，田畢又舍奠皆甸祝掌其祝號，而以表禩為主。故先表禩後舍奠也。此言時田也。○

陳氏曰：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墼，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置禩於其後，此師祭也。疏曰：凡天子將出，必釋奠告廟而行。言釋

奠者，非時之祭，不立尸而奠，奠之言停。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停祭饌而已。七廟皆告，故祖禩並言也。

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禩，乃斂禽禩牲禩馬，皆掌其祝號。禩，杜讀為禩，註讀為禩。

聚也。會也。獲者各致禽，其中類聚而羣，分之也。郊謂四郊之神也。

侏○師甸見肆師虞中謂表中虞人以旗表其地故名也屬之言聚也會也獲者各致禽其中類聚而羣分之也郊謂四郊之神兆也饋獸於郊以致薦也斂禽謂以三品入於腊人也禡禱求也此言師田也○劉氏曰禱牲禱馬者因斂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膺也又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孔阜也詩既伯既禱是也愚按四時之田即大司馬四仲之所教而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者是也乃肆師山虞澤虞皆詳稱四時之大田獵獸人則約稱時田者文有衍縮義則一也外又有師田註謂起大眾以田未詳其義今考軍禮有五有大師之禮有大田之禮四時之田義起於田而先以習戰者也師田義起於師而因以獵禽者也左傳四時講事之外繼以三年而治兵八而振旅歸而飲至其數軍寔昭文章之屬事大禮備視四時之田較重而春秋所載治兵大閱各條皆於出師之時講武獵禽凡皆所謂師田而與四時之田同名異實者與學者詳之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

此序詛祝下士二人之職也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一云軟

血而詔神以誓謂之盟淪盟而詔神以極謂之詛盟詛見秋官司盟類造以下見大祝此掌其祝號及其載辭也○疏曰註云大日盟小日詛者盟是盟將來春秋諸侯之會有盟無詛詛是詛其往過不因會而爲之故大日盟小日詛也作盟詛之載

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謂為辭載於書坎用牲而加書於其上也質正劑約

也作辭以叙王國之信用而正凡邦國之約信也○平仲王氏曰盟詛非聖王所恃也聖人之法通乎上下苟其人未孚乎不言之

信則奉神明以佐其不逮此亦聖人神道設教之意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此序司巫中士二人之職也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

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造七到反○雩禱旱祭名巫恒久於業故造請其術也○楊氏曰按啓蟄而郊

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龍見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切於民遂預為百穀祈雨與啓蟄之郊其

意同若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與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則皆因旱而祭也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

館凡祭祀守瘞匱音丹菹音疽瘞音意○匱謂盛主之器布謂覆主之中中雷禮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凡是也菹茅

類以藉食也館若今匡猶言包匭菁茅然以承菹也凡喪事掌巫

詳見士虞禮瘞埋也祭地而瘞玉帛牲牲故守之也降之禮降下也後世死者既斂就巫下禘是也○疏曰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氣上歸於天神靈與天地通故使巫下降也

男巫掌望祀望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後詩謂為巫釐之謀也其有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衍註讀為延聲之誤也茅一作旄○此序男巫之職也衍之為

延猶進也號神號也旁招非一之詞猶言於彼乎於此乎旄其具也言掌望祀之儀望而延之因授以其號而以旄旁招之也○杜子春曰授號授以所祭之名號旁招以茅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也王氏曰望衍謂祀神之時使之留連遊衍猶屈子之九歌也愚按經文及諸說則望延乃望祀之儀而授號旁招以旄乃所謂望延者也其義相承如此而註乃以望祀與望延率分為二禮謂望祀以牲盛望而祀之也望延但用幣致其神而已疏家附之又以大祝職類造禴禘為望祀攻說為望延此無論失經文各句相承之旨而亦豈有與大祝諸祭分屬之義哉且據其所謂類者乃四類之屬也則四類之非四望亦明矣造則造其所而祭之也世豈有造其所矣而猶謂之望而祀之者乎夫望為四望之祭其正祭謂之望其告祭則又謂之禘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禘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禘之是即以大祝推之望祀止當為禴禘之屬而類造殊無所據也况又以望衍為攻說

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

弭註讀作救○堂贈

祭贈於堂也無方無算亦不一之詞猶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之意也救猶安也冬者氣之反故贈送之春者氣之滋故招安之也

○註曰冬堂贈歲終以禮送不祥也其行必由王弔則與祝前與

也祝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祓音弗暵音漢○此序女巫之職也祓除如今三月上巳

修禳之類釁浴者以香草薰浴也暵乾也○註曰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檀弓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

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此其事也明齋王氏曰古者雩於北郊祭於南郊漢制雩衣皁禁衣朱各異其物董仲舒傳求

雨開諸陰門閉諸陽門若王后弔則與祝前見上凡邦之大裁則歌

哭而請歌哭謂憂愁之歌猶雲漢之詩之類也

巫師此序巫師中士四人之職而今闕也按序官男巫女巫各無爵亦無常數其師有爵秩有員數而序職中不載巫師者蓋

男巫女巫之職即其所教帥故與或曰司巫帥巫而造巫恒巫恒即巫師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

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放焉不信者刑之此序大史下大夫二人

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此序大史下大夫二人之職也。六典八法八則。

掌於大宰。此謂掌其書也。逆之言迓迓而攷之也。辨猶理也。攷猶正也。信猶從也。○王氏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藏之大史。有疑則使辨於大史而攷之。不信者。是謂非法。然則辨法者攷所以伸下情。不信者刑。所以杜亂源也。莊渠魏氏曰。經世大法。大宰行之。至其書。則大史執而藏之。大宰者道揆所出。大史者禮法所宗也。大史非治事之官。而得據事實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漢都國上計。亦先送大史公是也。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

句藏焉以貳六

官。

句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

句

則辟法。

句

不信者刑之。

辟音關。○約約誓劑。

劑券亂謂抵冒也。辟開也。○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登於六官。有訟事則珥而辟藏。若大亂則六官辟藏。而大史藏焉。以貳六官。則又以防六官之所登者亂而參攷之也。約劑凡以輔信。又從而亂之。或大亂之。奸偽甚矣。不信服墨刑。甚則殺。司約大史蓋權其輕重也。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閭

月。詔王居門終月。

序猶次也。以時之正為令之善。使循序以作事也。朔謂每年十二月之朔也。邦國受正朔於王。

藏之祖廟。至每月朔。然後告廟請行。故豫頒之。若官府與都鄙。則王自告朔。大史為頒之而已。皆無告朔之義也。閏月傳所謂歸餘於終也。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遶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又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恰遶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積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度零三百四十八分。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十二月。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為朔虛。二者每歲相去。凡十一日。稍弱。故曆官以閏月歸其餘數。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凡十九歲七閏為一章。而後氣朔分齊焉。此曆所以置閏也。門。謂明堂之門也。天子明堂之制。十二月各居一室。詳見月令。惟閏月。則王居門。故閏字從王。從門。玉藻所謂閏月。則闔門左扉居其中是也。終月。謂終一月之事也。上言典法之屬。而此繼以曆時者。以曆時乃政令所自出也。○註曰。大史。日官也。春秋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而正之以閏。春秋傳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是也。疏曰。正歲年者。謂正以閏。則四時有序也。年有二十四氣。一月凡二氣。朔氣十五日。有奇在

前中氣十五日有奇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法無入後月法中氣有入後月法無入前月法中氣匝乃爲歲朔氣匝卽爲年若十二月朔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其月十六日得正月立春節而朔氣匝而復始此卽朔數曰年也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而中氣匝而復始此卽中數曰歲也其餘月置閏雖不復適當歲年之間而其以正歲年則一耳明齋王氏曰序事若虞書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月令春而布德秋而明刑之類頒之於官府都鄙則王國之事叙矣又頒之於邦國使諸侯以每月朔告於祖而行之所以一正朔於天下也浚儀王氏曰唐會要閏丘涪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義其每月告朔諸侯之禮也宋張齊賢議以穀梁傳稱天子閏月不告朔則知天子他月必告又左氏譏魯文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則又以知閏月人君亦當告也按禮論王珉范審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義宗有天子視朔之服則諸侯受朔於王而於大廟告祖王受朔於天而於明堂告帝與祖其義一也又曰宋志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少昊則亥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掌日三代因之世有日官司曆周衰告朔之禮廢登臺之禮滅矣是以仲尼於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愚按告朔之禮但論月朔不論月氣如月令之四立皆在四孟之月其二分二至皆在四仲之月而各於其月之朔請行之者此

其正也。或四立之朔氣在前月之四季而二分二至之中氣在後月之四季。則即於其前後月之朔請行之者。此其權也。閏月之望前乃前月之中氣。其望後乃後月之朔氣。若論月氣。則是月無政事。雖不告朔可矣。而是月之政事。要必請行於月朔以終之。故周官大史有詔王居門終月之禮。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

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

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執事大卜之屬與之卜日者。所謂史

占墨也。戒見大宰宿。見肆師。協合也。群執事各不同。讀禮以合之也。位常猶言常位。次序也。誅責也。將送也。謂諸侯以幣見而詔

王以儀也。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與大師之大音泰。○天時謂占

時之法。抱猶挾也。大師候律而知天。大史察書而占象。故同車以待也。抱法謂司空營國之法。○先鄭曰。大史主占天。故國語云。吾

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也。註曰。國語所云瞽。即大師也。大師瞽官之長。大

喪執法以泣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諡。遣去聲。○法謂治葬

氏曰。子喪。王子命之喪。註謂卿大夫之喪者。非也。卿大夫賜諡。乃

喪執法以位勸防遺之日讀誄凡喪事於焉小喪賜諡遺去聲

之法誄者累其行為之以制諡也凡喪事通指大小之屬而言黃氏曰小喪王子弟之喪註謂卿大夫之喪者非也卿大夫賜諡乃小史掌之小喪賜諡乃大史掌之○註口人之道終於此故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厥之而作柩諡瞽史知天道使供其職言王之誄諡成於天道也疏曰記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公羊傳亦云制諡於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郊制之是成於天道也於南郊制之乃比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舍釋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諡矣

小史掌邦國之志

此序小史中下士二十四人之職也志猶記也邦國之志謂王朝之志以外史掌四方之志推

之可見經文凡單稱邦者多指王朝兼稱國者多指天下此為常例王朝亦稱邦國者為特例若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亦皆指王朝之祭禮是也舊註以小史掌邦國之志為春秋傳所稱周志國語所稱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為魯春秋晉乘楚檇杙之屬邦國與四方幾無所別此鄭氏謬所以譏其失也

奠繫世辨昭穆

奠杜作定繫系同○奠繫世瞽矇職作世奠繫

義畧同國語王史書世是也莫繫世則知本若有事則詔王之忌

諱有事謂凡禮事忌諱先鄭謂忌日與名諱也詔之者忌則舉事

避其日諱則臨文與發言避其名也此承上文木系之意也○

葉氏曰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小史者大

史之屬其詔忌諱即奉諱惡之職也人君行事當就善而避惡即

吉而忌凶蓋亦如地官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忌日者

孝子慈孫之心何待詔耶愚按葉氏駁先鄭非是此文上言莫繫

世序昭穆而因以若有事承之當是詔先王之忌日與諱周人以

諱事神而忌日亦春秋傳為懿伯之忌不入之意也王制漢儒為

之文多遷就惡字蓋忌字之訛自訛忌為惡而讀為好惡之惡則

忌日與廟諱不得言惡異說乃滋然詔忌諱乃禮官之職若以奉

諱惡為詞而以地官誦訓之詔避忌者訓之於禮官何與即王制

又何以言太史典禮耶且孝慈自在王心而詔奉自在臣職聖人

制作皆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詔之豈害於義哉惟有事當通凡大

禮事而言不必如舊註釋為廟祭方與下文祭祀一條無碍耳大

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

佐大史史即小史俎盛牲簋盛粢謂大史讀禮法之時則小史以書叙其物數也凡國事之用禮法者

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大史賜諡小史讀誄若卿大夫

佐大史史即小史。祖盛牲。筮盛祭。謂大史讀凡國事之用禮法者。

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大喪。大師作諡。大史讀誄。小喪。大史賜諡。小史讀誄。若卿大夫。

則賜諡讀誄。皆小史而已。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星之位。

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辨四時之叙。

此序馮相氏中下士。

六人之職也。歲謂歲星所在。每歲約行一舍。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闍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凡行十二舍為一紀。此歲之位也。月謂斗柄所建。每月移一舍。正月曰陬。二月曰如。三月曰病。四月曰余。五月曰臯。六月曰且。七月曰相。八月曰壯。九月曰玄。十月曰陽。十一月曰辜。十二月曰徐。凡建十二舍為一歲。此月之位也。辰謂日月所會。每月集一舍。子曰玄枵。亥曰媿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凡集十二舍亦為一歲。此辰之位也。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日之位。二十八星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鼎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宿之位。叙即大史職序事之序。

位。即日月星辰之位。事各以時序。而天位以會。此以政事合乎天也。致之言至。即典瑞以土圭致四時日月之致。謂立表察景以度其氣至也。冬夏謂二至。春秋謂二分也。冬至表比日景長丈有三尺。夏至表比日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故冬夏言至。春秋分日景皆表比長七尺二寸五分。此長短之中。故春秋言分。二分二至。皆致日月。而分言之者。互文也。景各以氣至。而四時以叙。此又以天驗夫政事也。○陸佃曰。日之行以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則晷短。而表比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近極。則晷長。而表比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于極星。則晷中。而表比景各七尺二寸五分。月之行。東西南北。又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出於黃道之旁。春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夏南從赤道。而夏至上弦於角。圓於牽牛。下弦於婁。秋月循行白道。而秋分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冬北從黑道。而冬至上弦於婁。圓於東井。下弦於角。此天文所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而致日致月之明法也。疏曰。人主政教得所。則日月之景依度。而四時之序得正。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引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歲美。人和。否者。歲惡。人偽。所謂置八引者。樹杙於地之四維。四中。而引繩使正也。樹八尺之表者。先正方面。而後視日。乃審也。

依章此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終始。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之國維四中而引繩使正也極八尺
之表者先正方面而後視日乃審地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
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
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

序事志古文識同分相並去聲○此序保章氏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天星謂二十八宿附麗於周天之星也志記也日月星謂

七政也辰之言次日月所會與五星所躔皆是也遷猶運也二十
八宿附天體而不動而日月五星所次變動不居以運於天也辨

吉凶者於七政之所運觀日月之薄蝕暈珥側匿與五星之羸縮
圖角之屬也土猶地也謂星所分九州之地土如角亢氏兗州房

心豫州尾箕幽州之屬上封分封下封封疆也謂九州內封國之
界域如春秋傳參爲晉星商主大火之屬也觀妖祥者於星所分

之州與國觀客星彗孛之所犯也歲謂五星內之歲星每歲行一
次十二歲而一周相猶天必相之相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

伐可以伐人也觀天下妖祥者於歲星之經天觀其所在與所不
在之國也五雲之物雲五色也降降於民也豐荒猶言水旱辨吉

凶水旱而降豐荒禳象者於五雲之物色通辨其吉凶與水旱之屬而於豐荒禳象之切於民事者乃降示於民而使知之也十二風謂十二辰位之風和者不乖異也命之為言猶令也察天地之和而命乖別妖祥者於十二位之風察審天地之和氣而於其乖異之害於民生者乃宣令於民而使備之也五物通上文五條而言也詔詔上也訪訪下也何氏謂詔救政則君知修省之道訪序事則臣知警戒之意也○註曰州中封域分星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者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立枵齊也媿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星也析木燕也十二歲之相甘氏歲星經其遺象與觀雲氣之物司農謂青為虫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故春秋傳比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十二風吹其律以知和否今亦亡矣易氏曰九州星土傳記之言災祥多矣然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亦云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蓋指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何也豐岐之地周平王賜秦襄公而其分星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稽之分野皆有未合此堪輿所言郡國所入度非古法也春秋正義曰以九州當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

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矣其地分鶉首極多而鶉火

諸侯遙屬成亥之次。又三家分晉，始有趙韓魏，韓魏無分，而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鶉首極多，而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聞矣。愚按二職：馮相言其常保章，言其變，天人之故備矣，而其學多不傳。後世雜以讖緯術數，其蔽遂滋。夫敬天勤民者，聖學之大本大源也。丹書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天人相與之實。而周禮六官所從出也，得是心以守之，而其術則以待其人焉，庶矣哉。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

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枋，柄同。予，上聲。○此序內史中下大夫三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

職也。八枋，見大宰。蓋大宰以法詔王，而此掌守之以佐大宰也。○介甫王氏曰：大宰八枋之序，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皆貴賞薄刑之意。至於內史則慶賞刑威雜列之者，以主於守法而不預其道揆之意也。葉氏曰：八枋，王大權也。既有道揆大臣詔之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內，此王所以不得輕用其權，而臣子不得擅竊其柄也。愚按八者皆對待為文爵與祿對，廢與置對，殺與生對，予與奪對，非雜也。但與大宰之意則別耳。

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

政事以逆會計會音怪。○國法謂典法則之屬。國令謂盟約及民數之屬。皆政事所自出。故副於大宰。大司寇而攷之也。會計即政事之會計。逆即攷矣。此所以詔王而行賞罰也。

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叙事見大宰六叙。臣進言為納。君咨事為訪。謂臣納所訪而內史以叙受而達之也。詔王聽承受納訪而言。詔王治承叙事而言。○雜說曰。事必有法。先王不恃法也。故必訪於民而使內史受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書事內史讀之策猶簡也。書王言於策以命之也。以書奏事謂之書事。讀者讀於王也。○平仲王氏曰。書稱凡四方則羣臣庶民之復逆及肺石路鼓之所達者無不在其中矣。內史親臣其廣王聰。明如此。上下之情有壅蔽不達者哉。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

之賞賜亦如之為猶作也。謂王制凡公卿以下之祿地則贊為頒之之辭也。方之言版。書於版而出示之也。賞賜謂

凡土田車服之屬。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王命通謂凡命令也。既書而頒之。又書副以待攷也。

外史掌書外令此序外史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外令者頒於九州及四蕃之令。對內史國令而言也。掌

外史掌書外令此序外史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外令者頒於九州及四蕃之令。對內史國令而言也。掌

外史掌書外令此序外史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外令者頒於九州及四蕃之令。對內史國令而言也。掌

外史掌書外令此序外史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外令者頒於九州及四蕃之令。對內史國令而言也。掌

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

四方之志亦通謂九州四蕃對小史

掌邦國之志而言也。三皇五帝之書謂三墳五典書名謂六書古曰名。今曰字。達者自內達外。當同文者同之。其不能同者亦使知之也。○疏曰。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世本云。黃帝之史蒼頡始造文字。則文字起於黃帝。而其上之無文者。蓋有文字後追錄之與。古者文字少。直曰名而已。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多。故更稱曰字。凡使四方知而讀之也。若以書

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使去聲。○上書即令也。下書書之也。首云書外令。但書以頒其人而已。此則遣使賫授。故

書以授使也。或曰亦書以爲貳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

此序

御史中下士二十四人之職也。治令典則成之。治令冢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成待萬民之治。而此贊和布其令。故凡治者受之也。法即治也。○莊渠魏氏曰。大治冢宰稟王之命。故內史贊王。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史贊冢宰。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因助冢宰行之也。御史畧猶保氏。保氏所諫。王躬得失。御史所爭。朝廷是非也。平仲王氏曰。論者以御史專主諫諍。然攷之經文

則非三代以前不設諫官書龍作納言非諫官職也古者瞽歌工誦士傳言庶人謗無不獻言於朝又何必專立一官乎冢宰六官兼總其權重御史近臣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切掌贊書句凡數張施皆得執法以議其後此所以為贊冢宰也

從政者贊書者贊內史之書王命也凡數即宰夫治凡治數之凡數從政者自正長至在官之屬蓋計錄其職名之數總之

以凡以待稽攷王氏謂若今御史掌班簿是也○莊渠魏氏曰掌贊書故用史百二十人鄭註謂贊書若今尚書作誥文此乃內史職非御史職也愚按贊王作誥文誠與御史贊書不合而魏氏乃謂贊書為書治令之副本則治令初未言書也以本職及內史職攷之其為贊內史之書王命瞭如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此序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類旗物謂大常大旗之類等差也出入藏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二

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

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

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

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

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路輅同錫音羊

下同樊註作鞞旂註讀為旒朝音潮龍註作駮條註作緜前註作

翦○此言王路之等也輅之為路有往來之義一云大也王所在

以大為名也玉路以玉飾諸末也錫者馬面當盧金為之詩所謂

鏤錫也樊馬大帶纓馬鞅就匝也二者皆革為之以五采屬飾為

十有二匝也大常之類皆旗名司常謂日月為常也旂屬於繆爾

雅正幅為繆旂則屬之是也此祀天地日月社稷宗廟用之他無

所賜也金路以金飾諸末也鉤馬婁頷在膺前亦金為之路無錫

有鉤詩所謂鉤膺也大旂謂交龍為旂也此會賓客用之王子母

弟及凡同姓之臣出封亦以賜之也象路以象齒飾諸末也朱謂

以朱飾馬勒不言勒者闕文路無錫若鉤飾勒而已大赤謂通帛

為旂也此視朝用之凡異姓之臣出封亦以賜之也革路輓以革

而漆之也駮勒謂以白黑雜色飾馬勒也條纓末詳註謂以絲條

飾樊若纓為五匝不言樊省文也然則五金象三路飾不言屬亦

省文矣大白設旗名也此征伐用之封四方之衛服亦賜之也木

路不用革輓但漆之也翦如緜翦之翦淺黑色馬無勒飾以翦色

飾韋為帶又以鵠色飾韋為纓其次當三就不言未詳大麾色玄

同豐

卷六 禮記

夏旗名也。此田獵用之。封外蕃之國亦賜之也。○山陰陸氏曰：王乘玉路，建大常以祭，則凡祭以之矣。而郊特牲：王祭天，乘素車，建旂龍章，而設日月，則祭天有兩車旗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車。其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其時馭以赴壇，祭天者，禮之至也。故適郊與赴壇，異儀也。平仲王氏曰：巾車五路，供王五大禮，則革路即戎，正指王在軍時也。而疏乃因夏官教治兵，王建大常之文，而以此革路建大白為王不親將之車旗，何哉？大白不在九旗中，蓋白，秋方之色。主殺，王者奉天道，肅殺之令，以問罪，示非常也。若田，雖以戎事教，然先王親田，固為祠禴嘗烝而設禮。王祭親射牲，示敬也。則田時建祭之旗物，何疑？鼓人職云：以路鼓，鼓鬼享，春田，辨金鼓，而王執路鼓，亦此意也。然此木路，以田不建大常，而建大麾，何也？大麾亦不在九旗中，蓋四時之田，自建大麾，以壯軍容，以大常為主，故不言，而巾車之文，大常已配玉路，故不言大常，而止言大麾，與臨川王氏曰：大常有日月象天也，大旂有交龍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愚按陸氏以玉路為在道，素車為適壇，今攷家語，備言在道與適壇之儀，至壇時，易皮弁而冕，燥脫大裘而服袞，皆白質而文，而陸氏乃自文而質，是相反也。大白以即戎，而大司馬仲秋教治兵，王建大常，以田，明獵禽以祭，非在軍時也。大師致兵，建大常，亦謂未厲戰陣之時也。諸侯之命車，上公以九為節，乘金路，侯伯以七為節，乘象路，子男以

五為節，乘牙車，路，不入以，用，是，女，之，行，也。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禮，亦不，符，那，豈，以命為節者，禮之

禽以祭非在軍時也。大師致兵建大常亦謂未厲戰陣之時也。請
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禮亦不符。抑豈以命為節者禮之
正而其始封時同姓槩優於異姓異姓槩優於庶姓內服亦槩優於外蕃若禮所謂攝盛者耶。王后之五路重翟

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鷺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

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翟羽蓋重平聲厭壓同握幄通輓音挽翟音

翟羽蔽車之兩旁也錫面即鏤錫也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繒

為之朱其色也此從王祀宗廟乘之也厭翟者不用重翟但鱗次

翟羽相壓也勒面謂以王龍勒之色為其面飾也績畫文也此從

王見賓客乘之也安車者婦人車之本名也曲禮婦人不立乘謂

之安車此不用翟羽為蔽故從本名也彫者刻韋為之鷺謂青黑

色也此朝王乘之也容者車帷在旁蓋者車蓋在上惟三車有之

其下殺也翟車不重不厭但以雉羽稍飾車側故但從翟名也貝

面謂貝飾勒之當面也組織組也有幄明降於容與蓋矣此採桑

乘之也輦車人挽之故無馬飾翟即扇也爾雅大羽謂之翟以障

風塵也羽作小蓋以翳日也明降於蓋且無容也此宮中乘之也

○註曰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云翟

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茀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蓋暫

用厭翟非常朝之禮也然則王后始來蓋乘重翟乎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禭尾橐疏

飾小服皆疏素車焚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禭革

飾駮車翟蔽然禭髮飾漆車藩蔽豸禭雀飾

禭音覓橐音高服註作簾焚作蘋藻作藻

駮音忙翟音崔髮音休豸音岸○此言王之喪車之等也雜記云喪車無等此有五等者按土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幣其車樸素粗惡王之始喪卒哭二車畧如之是喪車無等也至於卒哭以後漸趨於吉而王侯以上固自各有等矣木質無文曰木車蔽第也以蒲草為第也犬即謂白狗皮也禭覆笭也橐謂戈戟之服也禮男子立乘有憑軾軾上有覆笭以白狗皮為覆笭而以其尾為戈戟服也疏謂疏布也飾謂緣也小服謂弓劍短兵之服也蔽與禭皆以疏布為緣而弓劍亦以為服也此始遭喪所乘也白上以堊曰素車蘋蔽以蘋麻為第也素謂素繒也此卒哭時所乘也蒼上以堊曰藻車藻水草色蒼以藻草為第而亦以名車也鹿淺謂鹿之淺毛皮革亦謂鹿革也此既練所乘也車側雜漆曰駮車駮雜也荏以細葦作席而以為第也然獸名果然亦謂其皮也髮赤色微黑也此大祥所乘也黑漆為飾曰漆車藩者漆荏席為藩而以為第也豸胡犬名雀謂黑色韋微赤也此禫所乘也○疏曰上文

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以木車始有漆則木車不漆指木體

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無革而但有漆據吉時路皆有漆而言也此木車是凶車對禫之車始有漆則木車不漆指本體而言也明齋王氏曰舊說芬爲麻布藻爲蒼繒按下駮車始以葦爲蔽今若用麻布與蒼繒則反精矣蓋以蘘麻水草編之以爲蔽耳愚按木車尾囊小服皆疏註謂爲君道尙微以備奸也或疑嗣王在威仁親爲寶而設此爲備若國以爲寶然者將利之乎曰非是之謂也君者天地社稷宗廟之主而民人之所天也新故之際百務倥偬蘘芽所萌先王以正其終嗣王以正其始聖人計深慮遠道固然也書云以虎賁百人逆子釗初遭喪之木車有尾囊小服意亦如此至卒哭素車則無尾囊又旣練藻車則亦無小服矣如或所疑則楊廣李友珪之所爲耳豈聖人之心哉且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其備大臣則爲之而以爲嗣王疑抑亦惑矣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

車篆註作瑑○此言孤卿至於庶人服車之等也夏謂色如夏翟也篆之爲瑑謂刻也蓋以五采畫轂約而加以刻也夏纁亦五采雜畫但不刻墨車則黑漆而不畫棧車則素質而不漆役車則又有方箱可載以供役也○疏曰此謂常所乘也若親迎則士以下有攝盛之禮士昏禮主人乘木車婦車亦如之有祿也又唐傳云民於其君得命則乘節車駢馬惟大夫以上不攝盛也役車雖

有廂亦通名棧車以其皆無革輓漆飾也詩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是也王氏曰按攷工記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以下無飾墨車以上皆飾車也貴而孤卿賤而庶人率皆以德位隆殺為之制則德位不稱不用也上不偏下下不僭上是正名分之大也 凡

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此言車之不在等者精曰良粗曰散惟人所用也 凡車之

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於職幣會音怪齋杜讀為資○此總結之也

會謂計其完敗多少之數也賜臣下則闕而不會矣齋謂資財也職幣主振餘財故乘官車毀折者計償而入其中也 大喪

飾遣車遂廡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臺嘑啓關陳車小喪

共匱路與其飾遣從並去聲○將葬遣奠畢包牲體載於車謂之遣車其飾象生時以金象革飾之但粗而小也廡

陳行道也柩車無蓋執而從之亦象生時矣旌銘旌也嘑呼聲也關謂墓門車謂貳車也柩路謂載柩之蜃車其飾謂柩之幃幌柳

窆之屬 歲時更續其其弊車更平聲○更續謂易新車供弊車於車人以備用也以上下文推之此句當在

入於職 弊之下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警旦之官車有鳴鸞倡和之象故鳴以應之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典路中下士六人之

於職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唱和之象故鳴以應之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說稅通下同○此序

職也五者該王路后路王之喪車各五而言也用即駕也說猶舍也○疏曰巾車已掌王及后五路之政此又掌之者冬官造車訖

皆授巾車飾之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也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

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從去聲○出路者出

僕與趣馬弔謂弔畿內之卿大夫也以路從蓋金象革木四路備矣○註曰王以事出乘一路而已餘路皆從者王出於事無常且

以華國也疏曰惟王路以祭尊不出其餘皆出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

其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萃註讀為倅今按當如字廣輕並去聲萃平同○此序車僕中下士

六人之職也木職多未詳據註萃為倅猶副也戎路王即戎之車即巾車革路以即戎是也廣車橫陳之車春秋傳君戎分為二廣

是也闕車補闕之車傳帥旂闕四十乘是也萃車對敵自隱蔽之車孫子八陳萃車之乘是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亦孫子馳車千

乘之意也。革車五者之通稱，供各以萃者，各俱其一於玉以優尊也。愚按註說如此，然攷夏官王倅車之政，自掌於戎僕，非車僕所掌也。如謂其受命戎僕以掌之，亦不應以副倅之倅，忽變為萃聚之萃。文即誤，亦豈六倅字之俱誤乎？况有五倅，必先有五正，而五官無明文。據疏云：車僕掌五戎之副，其五戎之正，巾車掌正戎之一，餘四戎之正，亦巾車掌之矣。焉有五戎之副，明正其掌，而五戎之正，乃不明正其掌，而臆揣其兼掌者乎？且以聯職攷之，大喪之厥飾遣車，屬之巾車，而厥革車，屬之車僕，則五者之革車，非皆巾車掌之亦明矣。且又謬謂供於王以優至尊也。註例：王在軍則稱大師，本職乃通供凡師之用而已，而槩稱優尊，不又自亂其例乎？然則當何如？以經說經，萃本為萃聚之義，王之戎路，掌於巾車，用說掌於典路，其倅車，掌於戎僕，令乘掌於射人，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掌於司右，其車之出入戰守之屬，掌於輿司馬，而車僕則掌萃五車之類，而供之，蓋戎僕射人戎右與司馬之屬，皆以肅軍政，故在夏官，巾車典路車僕之屬，則皆以備軍用，故在春官。又以五戎皆供用於官，非鄉遂諸官帥其車人之卒伍，以至者比，故亦不在地官，而以春官之車僕掌其萃也。夏官王之五路之僕，掌其僕馭，而車僕不掌其馭，而掌其萃者，車而言中，明飾也。路而言典，重王若后也。車而言僕，凡車之聚散行止，皆得僕稱。稱萃者，車各有數，而當以類聚也。若轉萃為倅，何以正僕屬之夏官，而

倅僕屬之春官，又何以形此之正，且自倅夏官之正，而忽言其倅於春官乎？凡復掌車之倅，其廣車以下，則又不見其正，而忽言其倅於春官乎？凡

倅僕屬之春官。又何以戎路之正與倅。既屬夏官之戎僕。而車僕復掌其倅。其廣車以下。則又不見其正。而忽言其倅於春官乎。凡萃義之難亂如此。大喪。斂革車。大射。其三乏。乏。皮爲之。即容也。王使告獲者。藉以自蔽。射人所謂三獲三容是也。名乏者。矢至此力乏矣。亦以革事使供之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

旌。旌音遂。此序司常中下士六人之職也。物即日月交龍之類。各即常旂之類。各有屬。即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之類。國事。即師

田賓祀之類也。日月取其照。交龍取其變。通帛所謂大赤。取其純。而赫。雜帛。內幅以絳。外飾以白。取其文。熊虎取其猛。鳥隼取其擊。

龜蛇取其靜。與敏羽。謂五采羽。全取其渾。全析取其精。析也。○按

本節註義最楚。而疏義全疎。註云。全羽析羽。皆染五采。繫於旛旌之上。所謂注旌於干首也。而疏則云。注旌於干首。爾雅文也。據爾

雅注。旌首曰旌。則旛旌非直有羽。又有旌也。夫旛旌皆羽爲之。爾

雅以旌釋旌。乃經傳互釋之通例。而疏據其文。以旛旌爲有羽。又有旌。若如其說。則爾雅但云注旌首曰旌。而不及羽。將旌有旌反

無羽乎。疏又云：衛于旌詩註云：公卿建旒，大夫建物，衛之臣建旒。物而有旒羽，則大常以下皆有旒羽明矣。夏采職：乘車建綏，復於四郊。註云：綏以旒牛尾為之，綴於干上也。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以復死，去旒存綏而用之，是旗首皆有旒之驗也。夫夏采職之大喪，乘車建綏以復，亦未見必為王路建大常之綏。且凡禮等下不干上，上得兼下。旒以復死而用空綏，又未見其非旒旌旌之綏也。據于旌詩一章言旒，二章言旒，三章言旒，並未嘗言旒物而九旗之旒物旒旌。四者各為一制，更不應混旒物為旒旌也。書云：秉白旌，小雅亦云：設此旒，建彼旌，則其自為一物，又甚明而混之何耶？註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而疏又謂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是旒旌無帛也。考九旗，自常以外，字皆從旌，物字亦本作旒。說文云：旌者，旒偃蹇之貌，其皆有帛可見。爾雅釋丘云：前高後下曰旌丘，尤以帛形得名。士喪禮云：銘旌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旌雖分大小而制畧同，其非無帛更明也。而疏亂之，又何耶？或曰：詩傳云：于旒上設旌旌，其下繫旒，亦合三為一何也？曰：朱傳仍古註，未改如此類者甚多，愚於旒人職論之悉矣。周禮明列為九物，信漢唐之儒何如信先聖，又何必為朱傳疑哉。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

旒孤卿建壇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旒縣鄙建旒道車載

旒旒車載旒皆書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

旛旂車載旌皆書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

其號大音泰旂遊通郝氏如字書俗誤作畫杜氏從司馬職定為書○大閱謂大司馬冬教大閱也師都謂三等采地都即都

家之都師即三公之師也州里謂六鄉六遂縣鄙謂凡公邑皆約

詞也道車謂朝之象路遊車謂田之木路不建朝之大赤者王出

以路從與朝禮自別不建田之大麾者大閱王自建大常與凡田

禮亦殊也書其象即司馬職各書其事與其號之書象之言表諸

旗必題別其所表如徽幟然也官府即謂孤卿大夫士事如天官

之屬某職地官之屬某職也州里通謂州里若縣鄙名如六鄉之

下某名六遂之下某名各公邑之下某名也家即謂師都號如某

家之下某號某都之下某號也○王氏詳說曰凡無所將者則無

所畫通帛雜帛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六鄉六遂三等采

地之大夫威在師都將三等采邑之兵州里縣鄙將六鄉六遂凡

公邑之兵此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旟縣鄙

所以有龜蛇之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所以載旛物也愚按本職與大司馬職相表裏師都合從王氏指都家而註疏謬釋為六鄉六遂之大夫書訛為畫合從杜氏定當為書而註疏復謬釋為畫雲氣之畫殊不知大司馬仲夏蒞舍辨號名之用仲秋治兵辨旗物之用仲冬大閱則合而行之以文按之皆可見也本職所言

孤卿大夫士爲歷稱官府之詞故下文云官府各象其事而司馬
教芟舍亦云百官各象其事矣所言師都爲約稱都家之詞故下
文云家各象其號而教芟舍亦云家以號名矣所言州里縣鄙爲
約舉六鄉六遂及凡公邑之詞故下文云州里各象其名而教芟
舍亦云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矣由是以觀師鄙之
非鄉遂固明也至皆畫其象以下在司馬教治兵則云各書其事
與其號事卽本職之事也號卽本職之名與號也欲表著其事名
號故書之書字二職相符其畫字乃書字之誤文又無疑也然則
本職所言大閱之旗物與大司馬所言治兵之旗物異用者何耶
曰非其旗物有異也考大司馬三時之田司常不贊頒旗而仲冬
大閱則贊之又仲夏教芟舍之號名本爲小旗幟綴之於身而大
閱所書象以象其事與各號者乃書於上文各旗物之上以爲表
著是則異耳若其鼓鐺旌旗以一耳目者亦豈與大司馬之治兵
有異哉夫本職所稱孤卿人夫士者皆爵也其朝稱官府家稱師
都而鄉遂公邑之屬稱州里縣鄙者乃其位與地也司馬職所稱
軍吏及百官者皆因事得名而無定名但任田事則載所畫之旗
旌旒而無事則載無畫之旛物非有異也司馬治兵無旌旒者以
從路省其文本職旌旒獨無所書者又不敢斥王之義也然則二
職乃若合符節耳復何疑哉餘詳大司馬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大喪其銘旌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

禮乃若合符節耳復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大喪其銘旌建廡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

旗弊之旬亦如之凡射其獲旌旬平聲○各建其旗者謂王乘玉

也旌門見掌舍銘旌按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則王亦當以大常

也廡旌建於遣車及葬建於墓弊猶仆也旌以致民既至則仆矣

獲旌服不氏以旌歲時共更旌更平聲○更謂更新也

居之而待獲是也猶中車稱歲時更續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此序都宗人上中士

胙謂之致福註曰都家或有山川之屬及因國無主之祀王子則

又或立其祖王之廟凡其祭祀王皆賜禽焉都宗人掌警戒之糾

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也○疏曰王制天子諸侯祭

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史記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

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者

王之都家與邦國等宜祭之也

正都禮與其服正其禮統凡禮而

服宮室車旗言也服猶下職衣

之屬蓋約詞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墳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既祭反命於國保猶小祝之保祭者承上禱祠言之而上文祭祀

亦在其中對文則祭祀與禱祠異名散文通名祭

亦在其中對文則祭祀與禱祠異名散文通名祭

亦在其中對文則祭祀與禱祠異名散文通名祭

亦在其中對文則祭祀與禱祠異名散文通名祭

也。凡祭祀賜食。及此令禱祠。皆當反命。觀下職祭亦如之。可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此序家宗人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國有大故。

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疏曰。禱祠反命。與都宗人一也。祭亦反命。都宗人應無異文不具也。都宗人保

神境。則家宗人亦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都宗人言禮與服而

已。此備言之者。王氏謂詳畧皆互見也。○何氏曰。禮之大經。莫重於祭。先王都家宗人之官。所以杜僭亂。別嫌疑也。當是時。命之祭。然後祭。又必反命焉。豈有僭瀆之失哉。至其後世。季氏以大夫旅。泰山。秦襄以諸侯作西時。王制隳矣。平仲王氏曰。先王制禮。非僅過僭而已。如祭祀一端。廢則置神。過則犯分。先王頒祀於都家。特設宗人掌之。於是幽明上下。皆底於禮。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此槩序凡以神仕者

以其藝為等之職也。三辰。日月星也。猶圖也。居。猶位也。名。名號。物。物色也。○註曰。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示之位。謂布祭眾寡。與其侷句也。國語云。古者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聖能上下。此義光遠。宜明其明。

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故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闢其義。正神不降。惑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王氏曰。居必猶以三辰之法者。三辰者。陰陽之精也。鬼神亦雖幽無形。然皆麗於陰陽。故推之。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於莘。內史過云。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三辰之法。猶之而以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此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也。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魁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魁音妹喪去聲。○鬼謂口族之鬼。魁謂祭之。地示物。魁為陰。故陰氣升而祭之。言日至者。槩詞。註謂於祭之明日祭之也。禴除也。○疏曰。祭以冬夏日至者。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斤奏其樂。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澤奏其樂。則地示皆出。是也。但其時天神地示皆降。皆出。仍於祭之明日。史祭此等小神示之屬。以正祭天地。不可兼祭也。愚按人鬼之祭。當該國厲公厲。凡無主享之鬼。非專謂一本九族之鬼也。而註乃謂祭天神地示物。魁於郊壇。而祭人鬼於祖廟。豈其然乎。且聖人設官。亦必祭其所可祭也。乃又釋物魁為魍魎之屬。抑非矣。

司豐
卷八
二
解

唐

卷六

五

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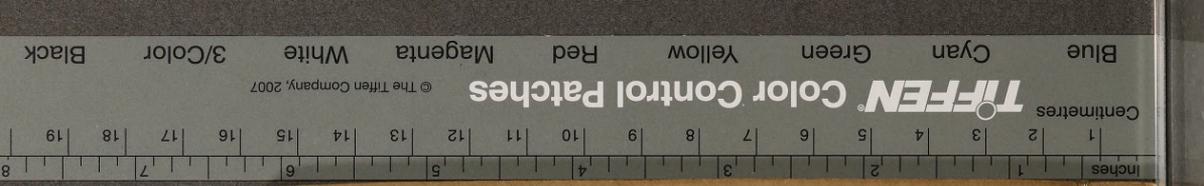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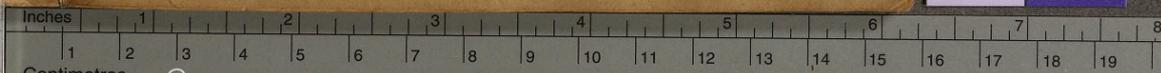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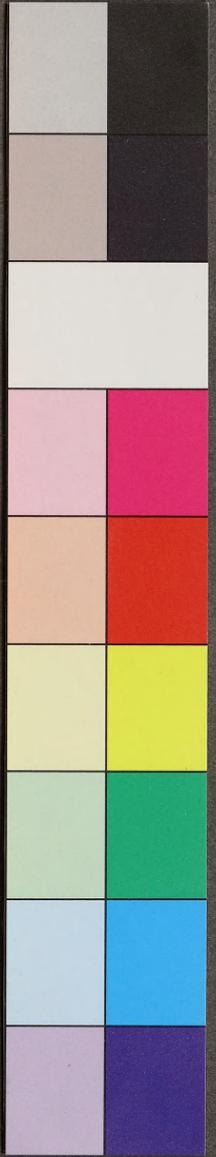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094.1381
8038



浙江圖書館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